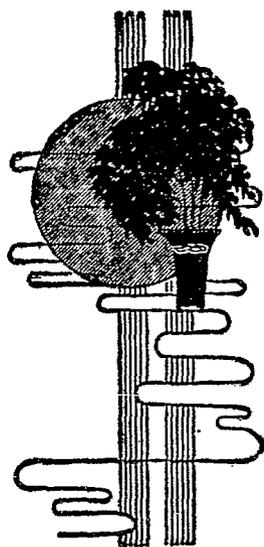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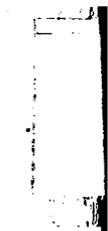


孔子家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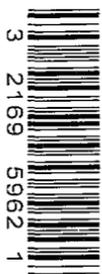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序一

王 肅 譔

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於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而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於人。乃慨然而歎曰：予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言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昔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言天未喪斯文，故今已傳斯文於天下。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今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絕，故特爲解以貽好事之君子。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



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也。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寧可言周臨民以十二乎？孔子曰：「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黃。』黃，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

序二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者。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辨流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猶七十二子各共敘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爲枝葉。唯孟軻孫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孫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孫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尅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亦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禮書。於時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

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滅，於是因諸公卿士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二世孫也。孔子生伯魚，魚生子思，名伋，伋常遭困於宋，作中庸之書四十七篇，以述聖祖之業。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年六十二而卒。子思生子上，名白，年四十七而卒。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至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子上生子家，名傲，後名永，年四十五而卒。子家生子直，名鱣，年四十六而卒。子直生子高，名穿，亦著儒家語十二篇，名曰讎言，年五十七而卒。子高生子武，字子順，名微，後名斌，爲魏文王相，年五十七而卒。子武生子魚，名鮒，及子襄，名騰，子文名祔，子魚後名甲。子襄以好經書博學，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語，孝經，尚書，及論語於夫子之舊堂壁中。子魚爲陳王涉博士，太師卒。陳下生元路，一字元生，名育，後名隨。子文生宥，字子產。子產後從高祖，以左司馬將軍從韓信破楚於垓下，以功封蓼侯，年五十三而卒。

諡曰夷侯。長子滅，嗣官至太常，次子襄，字子士，後名讓，爲孝惠皇帝博士，遷長沙王太傅，年五十七而卒。生季中，名員，年五十七而卒。生武，及子國，子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尙書於伏生，長則博覽經傳，問無常師，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天漢後，魯恭王壞夫子故宅，得壁中詩書，悉以歸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尙書傳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又集錄孔氏家語，爲四十四篇。旣成，會值巫蠱事，寢不施行。子國由博士爲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於家。其後孝成皇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錄。子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辯之曰：「臣聞明王不掩人之功，大聖不遺人小善，所以能其明聖也。陛下發明詔，諮羣儒，集天下書籍，無言不悉，命通才大夫校定其義，使遐載之文，以大著於今日，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雖唐帝之煥然，周王之或或，未若斯之極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測大倫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建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尙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爲之今文讀而訓

傳其義，又撰孔子家語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不同日而論也。光祿大夫向以爲其時所未施之故，尙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况孔子家語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孫卿之書，以裨益之。摠名曰禮記，今尙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滅其原而存其末，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記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

奏上，天子許之。未卽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

題跋

孔子家語十卷，魏王肅注，肅字子雍，東海人，官至中領軍散騎常侍，事跡具三國志本傳。是書肅自序曰：『鄭氏學行五十載矣，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云云。』是本自肅始傳也。考漢書藝文志有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語，禮樂記稱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鄭注其詞未聞，孔穎達疏載肅作聖證論，引家語阜財解慍之詩，以難康成，又載馬昭之說，謂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故王柏家語考曰：『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孔衍之序，亦王肅自爲也。』獨史繩祖學齋佔畢曰：『大戴一書，雖列之十四經，然其書大抵雜取家語之書，分析而爲篇目。其公冠篇載成王冠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周初豈曾有此家語，止稱王字，當以家語爲正云云。』今考陛下離顯先帝之光曜以下，篇內已明云孝昭冠辭，繩祖誤連爲祝雍之言，殊未之考。蓋王肅襲取公冠篇爲冠頌，已誤合孝昭冠辭於成王冠辭，故刪去先帝陛下字，竄改王字，家語襲大戴，非大戴襲家語，就此一條，亦其明證。其割裂他書，亦往往類此，反覆考證，其出於

肅手無疑，特其流傳既久，且遺文軼事，往往多見於其中，故自唐以來，知其僞而不能廢也。其書至明代，傳本頗稀，故何孟春所注家語，自云未見王肅本，王鏊、震澤、長語亦稱家語，今本爲近世妄庸所刪削，惟有王肅注者，今本所無多具焉，則亦僅見之也。明代所傳凡二本，閩徐勳家本中缺二十餘頁，海虞毛晉家本稍異，而首尾完全。今徐本不知存佚，此本則毛晉所校刊，較之坊刻，猶爲近古者矣。（四庫全書提要）

漢志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案唐志有王肅注家語十卷，此卽肅掇拾諸傳記爲之，託名孔安國作序，卽師古所謂今之家語是也。今世所傳家語，又非師古所謂今之家語也。司馬貞與師古同爲唐人，貞作史記索隱，所引家語，今本或無可驗也。元王廣謀有家語注，明何孟春亦注家語，其言曰：「未必非廣謀之庸妄，有所刪除而致然。」此言良是。然則今世家語，殆元王廣謀本也。（新安姚思源古今僞書考）

家語證僞四冊，會稽范家相撰，家相字衡洲，所著三家詩拾遺詩、潘等書，已收入四庫。此本藏於家，光緒十二年，來孫寅始以畀越城徐氏刊行。按今之家語，出王肅僞託，世儒咸知。衡洲全錄肅本原文，而以說苑、荀子、大戴禮、韓詩外傳校之，一一抉其同異，如王西莊尙書後案之例云。（會稽顧家相勸學讀書記）

新式標點孔子家語目次

相魯	一	弟子行	四二
始誅	四	賢君	四七
主言解	六	辯政	五一
大昏解	九	六本	五五
儒行解	一二	辯物	六三
問證	一五	哀公問政	六七
五儀解	一八	顏回	七〇
致思	二三	子路初見	七四
三恕	三〇	在厄	七八
好生	三四	入官	八一
親周	三九	困誓	八四

五帝德	八八	廟制	一一〇
五帝	九一	辯樂解	一一二
執轡	九三	問玉	一二五
本命解	九八	屈節解	一二七
論禮	一〇〇	七十二弟子解	一三二
觀鄉射	一〇四	本姓解	一三九
郊問	一〇六	終記解	一四一
五刑解	一〇七	正論解	一四三
刑政	一一〇	曲禮子貢問	一五四
禮運	一一二	子夏問	一六一
冠頌	一一八	公西赤問	一六八

新式
標點 孔子家語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邑名，魯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如禮五十異糧，六十至九十，食各以漸加異也。強弱

異任，任，謂方作之事，各從所任，不用弱也。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僞，不彫僞，無文飾；不許僞。已上養生之節。爲四寸之棺，五

寸之槨，以木爲之。因丘陵爲墳，不封，不築土起墳。不樹，不植松柏，以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魯

在東，故西方諸侯皆則之。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魯國何如？」

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有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

之性，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所生之物，各宜其性。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

昭公於墓道之南，季平子逐昭公，死於乾侯。平子別而葬之，既之，不令近先公也。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桓子，平

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爲魯大司寇，設法而

不用，無姦民。

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

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爲壇，土階三

等，以遇禮相見。會遇之禮，禮之簡略者也。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哀公六年，齊滅萊。以兵鼓諺諺，切劫

定公。萊人，齊之東夷。搥鼓曰諺。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敢以

兵亂之。裔，邊裔；夷，夷狄；俘，軍所獲降。言此三者何敢以兵亂兩君之好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華夏，中國之名。

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盟誓之神。爲不祥，於德爲慙慙，怨。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

侯心忤，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

等，曰：『匹夫熒熒，聞而惑也。○烏遇切。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

異處。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

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魯大夫名。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齊有汶陽田，本魯界。吾以共命者亦

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故，舊也。吾子何不聞焉？梁丘據舊聞齊魯之故事者。

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象，似。不出門，犧象，兩切。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

禮也；若其不具，是用糝稗也。糝，穀之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備禮也。用糝稗，辱君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

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

君，而子獨以夷翟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四邑：鄆，

也。汶陽，在魯界。按春秋傳及史記鄆魯陰魯三邑。今臨沂龜山及鄆，皆在汶北，豈併汶而言之乎？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臧甲，卿大夫尋家。甲，鎧也。邑無百雉之城，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古之制也。今三

家過制，三家，魯大夫，皆桓公之後。孟孫懿子，何忌慶父後，叔孫州仇，叔牙後，季孫斯，季友後。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墜三都。三都：鄆，郈，

成也；季孫叔孫孟孫之宰公山弗擾與叔孫叔帥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定與季孫仲孫仲孫州仇先廢郈。叔孫州仇，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季孫斯將

費人攻之，及之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敗諸姑筮，二子乃

遂墜三都之城。強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按春秋傳將墜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成

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儀不知，我將不應。公圍成，弗克。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之以詐也。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

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

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

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有司常共其隘，客不求而有

。司考
皆如歸焉。言如歸家無所也。

始誅第二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聽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官名。戮之於兩觀之下。兩觀，名。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切，忍與。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切，匹亦。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醜，謂非義。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擷。擷，聚也。側九反。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褻瑩。感也。鳥遇切。衆其強禦，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一作錫。文王。一作太公。誅潘正一作潘。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士之為人虛偽，亦聚黨也。管仲誅付乙，附，一作里。子產誅史何，蜀一作析。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

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摺摺，獄牢也。摺，胡大也。摺，善守，故以名獄。○摺部禮反。執之，三月不別。謂辨決其子罪

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說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

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歎曰：「嗚

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

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嚴也誅，賊也；徵斂無時，

暴也，不試則成，虐也。故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心，惟

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刑也。言刑殺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又當猶自謂未有使人可服守之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爲順，是先教後刑也。陳道德以

先服之，而猶不可，尙賢以勸之，又不可，卽廢之。荀子作廢，不能以厚之。單，盡也，謂黜也。又不可，而後以威憚

之。若是二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

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毗，輔也；俾，使也。言師尹毗輔天子，使民不迷也。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

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

岸一作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戰陟焉，何哉？陵遲故也。陵遲，猶今世俗

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閑居，曾參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言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出不戶牖而化天下。」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閒也難，大戰禮作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摳衣而退，負百倚席而立。有頃，孔子歎息，顧謂曾子曰：「參！女可語明王之道。」

曾子曰：「非敢以爲足，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女。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藥之，不可以取。取，趣也。千水切。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

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中，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以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廛，皆不收賦，賦，呵也。畿異服異言，及市廛皆不賦稅，古之法也。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弟；上樂施，切，式至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樸，樸，微男慤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窳，也，薄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也，望等之，等之，齊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爲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則賢者說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弟，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如

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刑，民懷其德，近者說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爲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埒，封道曰埒。淮南子曰：道有行埒，又埒也。虛拙反。埒三而矩，此說里數不可以言井，非自方里之名，疑說。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爲穡積資聚焉，恤行者有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單弋，單，魚籠，弋，繳。射也。○單，陸敬切。非以盈宮室，爲祭與。發也。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備人倫。養君子。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復，其跡可履，如飢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如周禮大司徒教萬民而實與，卿大夫考其禮。既賢能於王，王受而登之天府是也。既知其名，又知其實，按周禮卿論其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是也。又知其數，如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舉二人。又如郡國口二萬以

。及其所在焉，列侯郡守各以其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國。疑有。此三者感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共命而已矣。夫王明之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言安妥而無憂也。

大昏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曰：「敢問人道孰爲大？」孔子愀變色貌。七小切。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固與後尊人實同之。固同，陋也。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夫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爲，百姓之從，君不爲正，百姓何所從乎？」公曰：「敢問

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二者正，則庶物事物。猶從之。」公曰：

「寡人雖無能也，願如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

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禮以敬為至，敬以昏為至。大昏至矣，大

昏既至，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也。雖天子諸侯皆冕而親迎。是故君子與敬為親，捨敬，則是遺親也。弗

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不己重乎？」

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下宗廟社稷之主，此天子諸侯言之也。主以長子，故下曰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己重乎？」公曰：「寡人實固，固，猶鄙也。謂以冕而親迎為己重也。不固安得聞此

言乎？寡人欲問，不能為辭，道少進。」一下有敬字。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己重焉？」孔子遂言曰：

「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為宗廟，天地神之主。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夫婦正則始可

以治正言之禮，身正然後可以正人者也。物恥則足以振之，恥事不知禮，足以振敬之。國恥則足以興之，恥國不知禮，足以興起之。故為政先乎

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

也。冕而親迎，為親主於內也。子也者，親之後也。冠於降後，為親儔其階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為

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是傷其本也。傷其本，則支從之而亡。二者，百姓之象也。言百姓之所至也，又及也。○無一切。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能修此三者，則大化懷

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行雖過，民猶從之也。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敬其身，則能成其

矣。』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猶尊與之以君子之名也。則是成其親為君而為其子也。』孔子遂言曰：『為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

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安土樂天，易中盡心之事。隨處皆安而無一息不仁，安土也。既知天命，而又樂天。不能樂天，則不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能成身？』孔子對曰：『夫其

行己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合天道也。』合物理之當然。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不閉故常通，而能久，言無極也。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無為雖若雖名，有成功則昭著也。有

寡人且愚冥，切眉兵幸煩子志之心也。』欲煩孔子識其心所能行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

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
 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也，無如後罪何？』言過寡之難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將用之已。』已，已國也。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延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事在哀公十一年，孔子年六十八矣。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就孔子舍。公自陟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深衣之製大也。長居宋，冠章甫之冠。細布為之，禮冠也。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隨其鄉俗。丘未知其為儒服也。』所言非所重。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則不能終其物；猶物，猶事也。悉數之，則留更僕，未可以對。』留，久也。僕，太僕，君燕朝，則正位掌摠，更為之。久將館，使之相代者也。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席，藉也。資也。能藉先王之遺以資政也。治。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忠信則可任，力行則可使。

皆我自力以有
待而不求焉。

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

之仲

動作慎；大讓如慢，

所以自抗，故如慢而不敬。小讓如僞

所以致曲，故如僞而不誠。

大則如威，小則如媿，

大小以容貌言，大則有所不可犯，小則有所不敢為。

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

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

古文也，莊皆切。

難，

慎重意，那切。

其坐起恭敬，言必誠信，行必中正，

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利，

也，起

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

備預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

祈求也。

土地而仁義以為土地，不求

多積而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

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而不貪，

淹之以樂

五敬切。

好

虛到切。

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懼，阻

也，難

之以兵而不攝，見利不虧其義，

見死不更其守，

驚蟲攫搏，

不程其勇，

驚，猛擊也。蟲，疑即毛蟲之蟲。攫，左手握也。搏，索持也。程，限量也。

引重鼎不程其力，

引，重鼎相毀，知足以足以任重也。

足以任重也。

往者不悔，

行必當理，故不悔也。

來者不豫，

知足以應變，故不預。

過言不再，流言不極，

流言相毀，知足以足以任重也。

不斷

其威也，

不習其謀，

均來順也。

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

強取也。

可近而不可迫，

可殺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

說作淫，修淫也。

其飲食不溲，

溲，厚也。澁

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

說曰：此句似尚果好勝之言，於理未合。

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為干櫓，

干，盾。櫓，大戟也。戴仁而行，

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方丈曰堵，一堵言其小。

簞門圭窬，簞門，編荆竹爲門也。圭，窬，穿胸爲窬，如圭也。蓬戶甕牖，以編蓬爲戶，破甕爲牖也。易衣而出，更相易衣而後可出。并日而食，以爲一日之糧。

。上答答，合也。之，不敢以疑，道合則信而就之，不逆詐也。上不答，不敢以諂，不合則去，不愚失也。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

人以居，古人以奢，同，裕也。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法也。若不逢世，上所不援，下所不推，詭諂之

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猶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

病也，身雖危而不行其志，道雖塞而不忘其民。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知新敏，不窮。篤行而不倦，可久故不倦。幽居

而不淫，窮不失義也。上通而不困，達不離道也。禮必以和，和也。優游以法，有節也。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

陶瓦者毀其圓則方，合其方復圓，和而有辯也。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不求厚

祿，上不求報於君。推賢達能，不望其報，下不責報於人。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

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致其潔清以先其心也。陳言而伏，入告其君，不揚於外。言而正之，上不知也，默而

翹之，又不爲急也，以清靜事君，困事而正之，則君不知，默而發之，所以爲不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言不因勢位而自矜莊也。世

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己不與，異己不非，達而必以其道，窮而必行其志，不以異己而非。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諍尚寬，砥礪廉隅，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服力行也。近

文章，雖近文不勝質。

雖以分國，視如錙銖，十黍爲銖，八兩爲鎰，言輕也。

弗肯臣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

同方，營道同術，並立也。位相等也。

則樂相下也。位相讓也。不厭，與齊等也。

久別則聞，流言不信，記有其行本方立義六字，明其所以不

相之

義同而進，記將義字同上。

不從而退，同，謂與友也。

其交，記有友字。

有如此者。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慎

敬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作，爲也。子質切。

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

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行之八者，既歷數以告哀公，而終之以仁；仁者百行之原也。

儒皆兼而有之，

一兼下

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隕，墜也。一不充詘於

富貴，去詘，騎者也。一設踴躍委授之貌。不溷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閔，辱也。累，累礙也。閔，言不受於君長有司也。

故曰：儒，儒者，有諍術之名。

今人之名儒也，妄，句

常以儒相詬疾。詬，疑作謫，毀也。疾，惡也。妄，竊儒名，故爲人之所毀惡也。

哀公既聞此言也，言加信，

行加敬，曰：『終歿吾世，弗敢復以儒爲戲矣。』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尊，猶重也。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

足以知大禮。』公曰：『吾子言焉。』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爲大。非禮，則

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祭以事天地之神，皆以禮為儀節，神祇百辟言。非禮，則無以辯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

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是故君子以此此指禮也。為之尊敬，意敬謂大也。然

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易曰：禮非強世所謂順也。不廢其會節，此總前言，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節謂分之所限而不可過處也。既有成事，成事，謂顯日

，旌吉，而事可成也。然後治其雕鏤，器祭器。文章黼黻，祭服。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順謂人無違心也。而後言

猶明也。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牲，設其豕腊，乾肉曰腊。修其歲時以敬祭祀，別其親疏，

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宴，一作離。即安其居，以綴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雕璣，器

不彫，一作刻。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疑作感。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

『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游，固

如固獲之固力取也。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言苟求得當其情欲而已。

。虐殺刑誅，不以其治，也。夫昔之用民者由前，用上今之用民者由後，用下是即今之

君子莫能為禮也。』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孔子言：『我欲觀

夏道，是故之也。適。杞，夏後封杞。而不足徵，徵證也。吾得夏時焉。於十二月之正。正，夏數，得天心之中，或謂即夏小正之屬，小正，夏之書名也。我欲

觀殷道，是故之宋，殷後封宋。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得天地陰陽之實，即易也。商易曰歸藏。歸藏，首坤，次乾故也。乾坤之義，夏

時之等也。記作禮吾以此觀之。禮夫初也。之初。始於飲食，太古之時，燔黍擘豚，古未有釜，以米肉加於燒石之上，熟而食之。

汗罇而抔飲。罇，地爲罇，揀手而飲。○杯，蒲侯切。蕢桴而土鼓，猶可以致敬於鬼神。求其德，不

其死也，升屋而號，曰：『高！』高，高作舉。引某復！死者之名。然後復。既下乃行死事。飲腥苴熟，死始含以珠貝，將葬苴苴以遺，奠而

從其初也。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橧，掘地而居謂之營窟，有柴爲橧，在樹曰巢。未有火

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毛未盡而食曰茹。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

修火之利，範金範土，用刑範治金，和合泥土爲陶器也。以爲臺榭宮室，戶牖以炮以燔。毛炙曰炮，燔火曰燔。以烹以炙，

酒在室，醴醕在戶，粢醞在堂，澄酒在下。按禮，釀酒之五泛齊：一曰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月醴齊，五月則堂下矣。古者，澆，故五者各以等降設之。支酒即泛齊，醴即盎齊，澄即齊。齊才諸切。上聲。醒他醴切。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以其視

嘏，以降其上神。上神，天神也。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

是謂承天之祜。音行禮如此，則神格而鬼享矣。作其祝號，按禮，祝號有六，神鬼賦牲齊幣也，皆美其辭以告神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

俎，此三者，法上古禮也。熟其穀，雖有所熟，猶有所理，不忘古也；至下合烹，則無復腥矣。越席以坐，疏布以罩。當作罽，覆酒布也。質故用疏布。

衣其浣帛，浣染以爲祭服醴醢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嘉，善也。是謂合莫。莫，合於冥渡之中也。此

以上至熟其殺，法中古禮也。然後退而合烹，合其熟之體，無復醴也。體其犬豕牛羊，體謂解其牲體而薦之也。實其簠簋，籩豆，鋼羹，

飯羹，詩傳作瓦器以盛黍稷。簠竹器，豆木器，以盛菜核。醢醢，銅鑊如鼎，和羹之器也。祝以孝告，以通孝子語於先祖。嘏以慈告，以傳先祖語於孝子。是爲大祥。詳，善也。合

蒸以下，此當世之禮也。此禮之大成也。」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

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

紉履，紳帶，播笏者，賢人也？」章甫，冠名。紉，履頭之飾也。紳，大帶也。播，插也。笏，所執以書應對命者。

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

食，端衣玄裳，齊服也。軒，非管，喪車服名。一作，軛車。軛，辛菜也。斬衰菅屨，非管，喪車服名。一作，夏曰屨，周曰履。杖而歎粥者，則志不在酒肉。生今之世，

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謂其心也。則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

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

曰：「敢問何如，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也。」
轉法也。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

執，苟有五惡爲正，心從而壞，首五惡之正爲物所誘也。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

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行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

猶守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言所務者，皆必得其要也。知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言若性之所命，形之所賦之不移。富貴不

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

必忠信，而心不怨，怨，咎也，苟作德言不自以爲德。仁義在身而色無伐，無伐善之色。思慮通明而辭不專，不專，不尙言也。

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君子也。」油然，才不進之貌。一作猶，舒遲也。及不，謂從之未由也。公

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閑，關也。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

而不傷於身，言謙天下無口過也。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本亦身也。苟作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是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富則天下

無宛財，宛古作宛，私積也。德惠而天下化之，不獨富也。施則天下不病貧，德善而天下頌之不獨貧也。此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

孔子曰：「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數其

大道而遂成情性，謂萬物之情性也。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鄰，鄰，以喻界畔也。

此謂聖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

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

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則丘亦無所聞焉。』謂君如此言，固為已知之矣，故吾無復所言矣。

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也疑。孔子曰：『君入廟如作

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機筵，機凡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

知矣。味爽夙興，正其衣冠，味爽，始明也。夙興，早起也。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

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冥，中，日中也。冥，昏中也。日冥曰昃。諸侯子孫，往來為賓，行禮揖讓，

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緇緇，緇之貌。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征營之貌。遠視，一作

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言亡國故也。不止於一也。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

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官所司也，言各當以其所能之事任之也。無取

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捷，敏捷也。鉗，妄對不誠也。啍，多言也。捷捷，貪也。捷捷不已，所以爲貪。鉗鉗，亂也。啍啍，誕也。誕，詐也。

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

狼不可邇。言人無智者，雖不慤信，不能爲大器；不慤信而有智能，然後乃可畏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攻，自守也。其道如何？』孔子對

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一說公意小欲能守如大國則我攻何故答云然。言各當以其所能之事任

也。苟違此道，民畔畔與叛同。如歸，各有所歸。皆君之讎也，將與誰共守？』公曰：『善哉！』於是廢

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爲？』對

曰：『爲其有二癘。』一曰物，一曰人。公曰：『有二癘，則何爲不博？』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

博有三十六道。哀公懼焉。有間，復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

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

子，憂心惓惓。』惓，憂也。朱劣切。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

『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言之，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益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之介，助也；以雀，之德爲助也。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卽以己逆天時，詭福反爲禍者也。此逆天時而桑穀之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圯，以致妖彘，桑穀並生也。於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駭，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卽以己逆天時，得禍爲福者。此逆天災而德致之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唯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鄙固，卽前篇實固之意。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已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外傳作好干上。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兵共殺之，

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也。行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宜乎？」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於農山，山在魯地，一作景戌。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旆旗繽紛，下蟠於地，蟠，委也。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攘，却也。擐旗執馘，擐，取也；馘，取敵之旌旗也。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滌澆之野，滌澆，廣大之貌。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其事尚白。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國之患，唯賜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者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敷，布也。五，五也。

敦，象義母慈兒。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言無踰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

原藪，地廣平曰原，澤無水曰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

辯矣。』夫子凜然而對曰：『美哉德也！』

子路抗抗，舉手也。手而問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

之子有矣。』

魯有儉嗇者，瓦鬲兩耶狄切。曲脚鼎也。，糲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型，奚經切。瓦甗小盆也。以進孔子。孔子受

之而說，如受大牢之饋。饋，與餽同。子路曰：『瓦甗，陋器也，糲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

夫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思一作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爲厚，以其食厚而

我思焉。』孔子之楚，而有漁者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

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

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餼，餼，任同。忍甚切。而欲

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季羔爲衛之士師，官，猶也。別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初，衛靈公太子蒯聵得罪，出奔晉。靈公卒，衛立其子輒，蒯聵自晉襲衛，時子羔子路並仕於

衛也

季羔逃之，走郭門。別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

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隧從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

者罷，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別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

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別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

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愀，變色貌。○七小切貌。然不樂，見君顏色，臣

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說一作脫。君也。』孔子聞之曰：『

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季平子用孔子，由委吏至司空，千鍾，穀也。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

而道加行。孔子欲見老聃，而西遊周，敬叔言於魯君，給孔子車馬，問禮於老子。孔子歷觀郊廟，自周而還，弟子四方來學也。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

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

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正其本，而高物皆正。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

武王周公爲子，以太顛閔天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

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時，致，推極也。春秋以二始舉四時也。而萬物皆及，王者

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載已行化化，亦行也；言行已以行其身正不令而行也。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曾子曰：「入其一作是。國也，言信於羣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

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民修溝洫，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

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說，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

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也。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

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為餓也，何不白於君，發

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汝速已則可，不一作簡。

切九例則汝之見受一作罪必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為人如何？」子曰：「仁也。」得仁道也。子路曰：「昔管仲說

襄公，公不受，是不辨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按齊威公立無知。○無常度也。鮑叔牙曰：君

無知殺襄公，管取吾呂忽奉公子糾奔管，管人殺無知，管伐齊，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納子糾，小白自魯先人，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桎梏而居檻

車，無慚心，是無醜也；言不恥惡。事所射之君，初魯聞無知死，發兵送公子糾入齊，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以拒公子小白，管仲射小白中帶鉤。是不貞也；召

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慚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而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忽雖死，過於取仁，未足多也。』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也。』也，一作矣。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鎌刈鈎也。帶索，哭音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徧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

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爲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

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者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不飭無類，無類失親。類宜為貌，惟不飭故無親；禮說失莊，然後親愛可久。故曰：無親失

親也。

失親不忠，

情不相親，則心無忠誠也。

不忠失禮，

禮以忠信為本。

失禮不立，

不學禮，則無以立也。

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

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汚池，水潦注焉，萑○胡官切音桓一朱推切音追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

源乎？

源，泉源也；水注於地而生萑草，觀者誰知其非源泉乎？以言學者雖從外入，及其用之，人誰知其非從此出者乎？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

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

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

言不可復生也。

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孔子之鄉，

鄉，國名。少昊之後，魯之鄰縣也。鄉，子達禮，孔子故住請問焉。○鄭徒監切。

遭程子於塗，

傾蓋，傾蓋，駐車。

而語終日，甚相親。願

謂子路曰：『取束帛，

五匹曰束。

以贈先生！

贈，送也。

子路屑然，

屑然，恭貌。

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

見，

中間，謂紹介也。

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

有問，又願謂子路，

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

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

清，視清明。揚，眉上廣。宛，美也。不期而會，曰邂逅也。

適我願兮。』今

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於河梁，河水有石絕處曰梁，非謂河有梁也。而觀焉。有懸水二十仞，八尺曰仞。圜流九十里，

水深急則，其流回也。魚鼈不能道，行也。鼃鼃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以表涉水曰厲，又度也。孔子使人竝

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鼃鼃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

不以措意，措一字兩義，此者也，後證也。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子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

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措吾軀於波流，

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

忠信成身，成身，成其身也。親之，而况於人乎？』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

名商。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悛，音同於。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

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賜欲知死者有知

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懷懷焉若持腐索之扞馬。』懷懷，危懼貌。扞馬，突馬也。子貢曰：『何

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御一作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切許六也；不以道導之，則讎也。如之何其無畏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贖，買也。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正也。正治也。不難矣。』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

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國之賤吏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正道宜行，而世莫之能資，故行之則有所不答。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世亂則隱，然以道為行者，亦不忍為隱事。今欲身亦不窮，謂能容也。道亦不隱，為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丘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辯且說也。辯當其理，得其說矣。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聽者不明察，則其道不能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聽者不能考校其奇偉不卒，則道不見信。言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政太曉了分察，則民不能安矣。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不終，剛則折矣，不終其性命。徑易者則數傷，

徑，輕也；志，輕則數傷於義。浩倨，簡略不恭之貌，則人不親矣。就利者則無不徹，言好利者必不可久。又嘗聞養世之道而勿怫。怫，詭也。陳道而已，不與世相違遠也。此四者，丘之所聞也。」

君子矣。從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後，輕者宜為後，重者宜為先，不適已自便也。見像而勿強，像，法也。見法而

道而勿怫。不與世相違遠也。此四者，丘之所聞也。」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欬器焉。欬，傾也。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也，宥一作右，與宥同，勸也。皇帝有勸戒之器。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欬，中則正，滿則覆，

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願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叡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對曰：『以其不息，且徧與諸生。諸生，謂萬物也。而不為也。物得水而後生，水不與生而又不德。夫水有似乎德，其流也，則卑下倨拘，必循其理。卑一作埤，增也。倨一作拘，方也。拘，鉤同，曲也。言水益卑而或方曲，必循其理也。○居居御切拘居侯切亦甚。此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

流行赴百仞之墜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概，平斛木也。言水盈而不概自平也。此似正；綽約綽作掉，柔弱也。，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此化絜，絜與潔同，易曰言萬物之潔齊也。潔齊，謂物之洗滌而絜出也。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見必觀焉。』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也賜觀於太廟之堂，未既，輟還瞻北蓋，皆斷焉。既，盡也。斷，止也。○蓋，胡閭切。扇戶也。對北面之蓋，皆斷也。彼將有說邪？』匠之過也。』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工巧，蓋貴久矣。貴，文也。荀子曰：因節簡文也。尚尚猶必也，言必有說。有說也。』

尚猶必也，言必有說。

孔子曰：『吾有所恥，有所鄙，有所殆。』殆，危也。夫幼而不能強學，老而無以教，吾恥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事君而違得志，而見故人，曾無舊言，是棄其素交而無進之心者也。與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疎賢而近小人，危亡之道也。

子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奚疑焉？』孔子曰：『鄙哉！賜！汝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天子有三公四輔，主諫爭以救其過。四輔者，前疑後丞，左輔右弼也。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也。』諸侯有卿及內外股肱之臣凡五人。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大夫有室，若家相，是率凡三人，能以義諫爭。則祿位不讐，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士雖有臣，既微且陋，不能以義匡其君。故須朋友之諒諍，然後不行不義之事也。故子從父命，奚詎爲孝？詎，猶豈也。臣從君命，奚詎爲貞？夫能審其所從，詳審其所從之宜與不宜。之謂孝之謂貞矣。』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倨與矜同，言其服盛而氣傲也。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

可以濫觴，按韓詩外傳為不足，下流水多，故使人畏；濫觴，言其微也。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惟下流水多邪？

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

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自矜於言者，華而無實。奮於行者伐，務於行者，自伐其功。

夫色智而有能者，知見於色，自有其能。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

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披褐而懷玉，何如？』者，褐，賤者服。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袞冕，文衾盛飾也。

好生第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

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爲對。』公曰：『其大何乎？』

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

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馴，順也。順無他，好生故也。知人無害之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綏對。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討之，因陳而取之，申叔時諫，莊王從之，遂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

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孔子嘗自箴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

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邪。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離下艮上爲賁

非正色之卦也。夫賁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以其飾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珞，

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那伯聽獄於棠樹之下，民作甘棠之時。

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而自衛乎？」孔子曰：「古

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

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齊，裝不緝也，受敵者攝齊升堂。

楚恭王出遊，亡烏擘之弓。其弓之名。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

之？』孔子聞之，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某以為何若？』皆曰：

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近也。重獄事。故與衆議之。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

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

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憑從此之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

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諱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

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克，能也。而宜為如也。

魯公索氏先落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

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知其將亡，何也？』曰：『夫祭者，孝子所以

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西伯文王。盍往質之？』盍，何不。質，正也。

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

夫讓為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儕，等。不可以履君子之庭。』遂自相與而退，咸

以所爭之田爲閑田矣。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

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也？」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委，委貌。章甫，冠名也。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

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紱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言市弗能爲廉，好肆不守折也。

而長者不爲市。言長者之行，則不爲市買之事。竊夫其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竊宜爲察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遜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不從已。」言人退之不怨，先之則可從，足以爲師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得聞之，患弗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

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而「以」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人功倍已焉，君子恥之。「凡興功業，多少與人同，而功殊倍已，故恥之。」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釐婦，釐，寡婦也。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釐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爲，可謂智乎？」

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雄雌之有別。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薦臻。」《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殆，及也。徹，剔也。桑土，桑根也。鳴鴉天未雨，則取桑根以纏繆其牖戶。喻我國家積累之功，乃難成之若此也。今汝下民，或敢侮余。「今者周公時，言我先祖致此大功至顯，而下民敢侮。」孔子曰：「能治國家之如此，雖欲侮之，

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大王、亶甫，敦以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初，大王都豳，翟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獨與大姜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侮武庚，紂子名，名諱父，與管、蔡共為亂也。。鄩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儻。」和諱中節。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爲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哉！」竿旄之詩者，樂乎善道，告人取喻於素絲良馬，如組紕之義。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敬叔，孟僖子子也。老聃，老子，博古知今而好道。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臣先子，僖。云：「孔子，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滅於宋，孔子之先去宋奔魯，故曰滅於宋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受厲公。

弗父何，緡公世子，厲公兄也。讓國以授厲公。春秋傳曰：以有宋而授厲公宣。始，始有也，始有宋也。

及正考父佐戴，武宣，正考父何之曾孫也，戴武宣三公也。三命茲益恭。」

命爲士，一命，爲大夫，再命，三命是也。

故其鼎銘曰：臣有功德，君命銘之於其宗廟之鼎也。

「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俯恭於僂，僂恭於偃。

循牆而走，言恭之甚。

亦莫余敢侮。

余，我也，我考父也；以其恭如此，故人亦莫之侮。

饁於是，粥於是，以餽其口。」饁，糜也；此爲糜粥於此。

鼎，言至

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紇，臧武仲，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爲宋君。則必有

明德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將在孔子。屬臣，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

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賚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

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弘，周大夫。歷郊社之

所，考明堂之則，法則。察廟朝之度，宗廟朝筮之法度也。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

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

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

博辯閎達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爲人子者，身，父母之有也。無以惡己，爲人臣

者。言聽則仕，不用則退，保身全行，臣之節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

焉。

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與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與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世之博學者，謂周公便天子之位，失之遠矣。孔子徘徊而望之，

謂從者曰：『此周公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

其所以安存，而急急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叁緘其口而銘其背，曰：『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雖處安樂，必警戒也。無所行

悔。言當詳而後行，所悔之事，不可復行。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

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絲綿微細若不絕，則有成羅網者也。毫末不札，將尋

斧柯。如斧之末，言至微也。札，拔也。尋，用也。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

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

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

獨不徙。或之，東西轉移之貌。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

川，以其卑也。水陰長右，海江雖在於其左，而能而百川長，以其能下。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願

謂弟子曰：『小子識之！志音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恐也。兢兢，戒也。恐，恐陷也。恐陷也。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辯，流，猶過也。失也。聽者亂於辭，知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衛卿名，彌牟也。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何為不知？』子貢對曰：『賢人無妄，賢人無妄，言舉動不妄。知賢即難。故君子之言曰：「智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聞其行。』子貢

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知，再也。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稱言不苟，舉言與法，
不苟且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一人，天子也。應，當也。侯，惟也。言顏
淵之德，足以顯愛天子，當於其心惟慎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言能長是孝道，
足以爲法則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言不以貧累志，
矜莊如爲客也。使其臣如借，言不有其臣，
如借使之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有言
土地之君有衆足使，有刑足用，然後可以稱怒，
冉雍非有土之君，故使其臣如借而不加怒也。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冉雍能
及匹夫以怒亡身，
因說不怒之義，遂
及匹夫以怒亡身。夫不怒，唯以亡其身，因說不怒之義，遂
及匹夫以怒亡身。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循其性也，而
言不認其情。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戎，軍
旅也。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共大共，而爲下國駿旉，荷天子之龍，孔子和仲由以文，說之以詩，此其義也。共，法也。駿，大也。旉，厚也。龍，和也。言受大小法，爲下國大厚，乃可任天下道也。不懃不悚，敷奏其勇。」懃，恐悚懼，
敷陳奏薦。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言子路強勇，
文不勝其質。恭老卹幼，不忘賓旅，賓旅，謂
寄客也。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省，錄諸事，
而能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國老，助
宣德敬。齋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儻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

能也；禮經三百，可勉學而能知。威儀三千，則難也。能躬行三千之威儀則難可為，而公西赤能躬行之。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

「貌以儼禮，禮以儼辭，是謂難焉。」言所以為者，當觀容貌而儼相其禮，度其禮而儼相其辭，度事制宜，故難也。衆人聞之以為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曰：當賓客之事則達，未盡達於治國之本體也。孔子

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而

如虛，過而不及，是先王之所難，而曾參體其行。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

浩浩，浩然志大，驕大貌也。大人，富貴者也。是以眉壽，不慕富貴安靜虛無，所以為之富貴。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

德之序也；悌以敬長，是德之次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美功不

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侮，伐；佚，食功者也。子張之行，不做此四者。不傲無告，綠冥孤獨，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是顓孫師之行也。

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不弊愚百姓，即所謂不做之也。詩云：「愷悌

君子，民之父母。」愷，樂也。悌，易也。樂以強教之，易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母之親也。夫子以其仁，為大學之深。學而能入其深義也。送迎

必敬，送迎敬容，常能敬也。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

殆，式，用，夷，平也。言用平則已也。殆，危也；無以小人至於危也。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險，危也。言于夏常賢以斷之，近小人則不危。貴之不喜，賤之不

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言所以事上，乃欲佑助其下也。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

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夫，謂滅明。獨中，當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

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善其事，當詳慎也。欲給則豫，事欲給而不礙，則莫者

於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

玷」，玷，缺也。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是宮繙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殊異之士也。大戴引之

曰以爲異姓婚姻也，以兄之妻之者也。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言其往來常跡，故跡不履影也。啓蟄

不殺，春分當發，發出啓戶成方長不折，春夏生長之時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

「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

日躋。」躋，升也。成湯行恭而能恕，出見擗鳥焉，四面施網，乃去其三面。詩曰：湯降不遐，聖敬日躋。言湯疾行下人之道，其聖敬之德日升聞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觀者也。

吾子有命而訊賜，訊，問也。賜也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

中人用焉，中府之人，爲時用也。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壹，皆。抑世未有明

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

之於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

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汝次爲人矣。」言爲知人之次。子貢對曰：「

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覩也。』孔子曰：『然，吾亦語汝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知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孔子曰：『不克不忘，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思天而敬之，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不教道，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陳，謂陳列於君，為君之使用也。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為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誕，誣也。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生。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正，自極於隱括之中，隱括所以自極。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允，信也。約貨去怨，夫利慾之所聚，故約者其貨，以遠去其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謂不量度其臣之德器也。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君有道，則順從其命。無道衡命，衡，橫也。謂不受其命而隱居者也。蓋晏平仲之行也。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尤，過也。尤國無道，處賤不悶，憂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易，治也。居下不援其上，雖在下位，不攀援其上以求進。其親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雖有觀樂，常念其親，不盡其歸之。以不能則學，不為己終身之憂，凡憂憂所知，不能則學，何憂之有。蓋介子山之行也。』子貢曰：

「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略舉耳目之所及而已。昔晉平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所長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心常有所踴躍及其有過，不令更宿輒改。其爲大夫，悉善而謙其端，盡善道而謙讓，是其正也。其爲輿尉也，信而好直其功，功直至於其爲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時出，以其出之誨未及之，是其志也。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

其祿，是以靈公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言其所以退者，欲以容賢於朝。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緇，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緇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己之才者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於淫樂，耽湎於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折口，杜口。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

顏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國，豈特一身者哉？但持故夫

不比於數而比於疎，不亦遠乎？不比親數，近疏遠也。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孔子讀詩於正月六章，惕然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屆；謂地蓋厚，不敢不踣。』此正月六章之辭也。屆，曲也。言天至高，已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觸忌。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孔子閑處，喟然而歎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

又誰下哉？」子曰：「由不知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尅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也。草屋也。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

齊景公來適魯，舍於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答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愉，愉宜爲愉，偷苟且也。首拔五穀，爵之大夫，身宜爲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此取之，雖王可，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曰：『有國家者，計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知得之人，所

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及己之謂也。」

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國之列都，皆得其道。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爲之奈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辯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爲國，奢乎臺榭，淫於苑囿，五官

伎樂不解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孟孫叔孫季孫三人。

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

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矣。詩云：「喪亂蔑資，曾不

惠我師。」蕤，無也。蕤，財也。師，衆也。夫爲亡亂之政，重賦厚斂，民無資財，曾莫肯愛我衆。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又曰：「匪其止

共，惟王之印。」止，息也。印，病也。識人不共所止息，故惟王之病。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又曰：「亂離瘼矣，奚

其適歸？」離，憂也。瘼，病也。言離散以成憂，憂亂於斯，歸於禍亂者也。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

哉？」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正其事以譎諫其君。二曰慤諫，慤諫無文飾也。三曰降諫，卑降其體，所以諫也。

四曰直諫，五曰風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諷諫乎？」風諫依違遠罪，避害者也。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此說背道，不宜或得道之意。而云禮賢不與上相次配。又文子無禮賢之事。中行文子得罪於晉，出亡至邊，從者曰：謂此當夫者，君子也；故休馬待駿者。文子曰：吾好音，子遺吾琴。好珮子遺吾玉，是以不振吾過自容於我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人車。人問文子之所言，執而不殺之。孔子聞之曰：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得之由活其身而能禮賢以爲宜以然後得也。聖人轉禍爲福，此謂是與？」

王將遊荆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曰：「今荆臺之觀，不可失也。」

若人將死，不入得活，故曰：轉禍爲福。楚

王將遊荆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曰：「今荆臺之觀，不可失也。」

『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主賞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父祖之墓，以爲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於千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者也。』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爲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爲目，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曰：夫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於行爲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訊兩眉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

不愼焉。」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言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矣？」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然後爲君子也。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爲本；繼嗣不立，則亂之萌。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農桑，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但說所聞而言，言不出說中，故不可以務說多。比近不安，無務求遠。是故反本修迹，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己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

孔子見齊景公，公悅焉，請置稟丘之邑以爲養。孔子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於是遂行。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火。』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此逸詩也。皇皇，美貌也。忒，差也。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爲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之智過人遠矣！』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子曰：「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子曰：「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夫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至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獨以所從爲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者之慧，而有危亡之敗也。」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

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易損卦次得益，益次決也。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吾是以歎也。『子夏曰：

『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

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

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允，信也。克，能也。

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逾彰。夏桀昆吾，昆吾國與夏桀作亂。自滿而無極，克意而不節，斬刈黎

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滿也。如在輿，遇三人

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

身奉行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

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內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亦非貞節之義也。蒼梧嬖娶妻

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不愼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言事至而後悔，可以及矣。

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為非，以非爲是乎？後雖欲悔，難哉！』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

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爲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殫而不避，死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荆公子行年十五，而攝荆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爲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兩二十五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况荆乎？』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

何爲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反，謂反信也。君子言不必信，唯義所在耳。賜能敏而不能

誼，言人雖辯敏，亦宜有風折時也。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言人雖矜莊，亦當有和同時也。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孔子遊於泰山，見樂聲期，聲宜爲啓，或曰樂益期也。行乎廊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

先生所以爲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旣得

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

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旣以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

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得宜爲待。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怵，悚惕也。待宜爲持也。慎於治身。

史鱣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於人。』曾子侍曰：『參昔者

常聞夫子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

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

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二子，顏回與鱣也。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己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遠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本三年，漑之以鹿醢，既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漑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漑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嗜欲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駘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_{字缺}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響之，可謂知時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

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是故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食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明，是中人所由之令。之政令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攻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以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言立入也非其人，如會鼙而鼓之。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一也。」

齊高庭於問孔子曰：「庭不曠山，不直地，庭，高庭名也。曠，隔也。不以山爲隔，論山而來。直宜爲植，不根於地，不遠來也。衣穰而提

贊，稂，蒿草。去提持，實所以執爲禮也。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真正以爲幹植敬

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汝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門不汝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爲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

辯物第十六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於孔子曰：『吾穿井於費，而於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蜺，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羆、羊也。』

吳伐越，繫會稽。吳王夫差，敗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吳人囚之。會稽，山也。係，繫也。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

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聘大夫及孔子孔子爵

之。酒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為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羣

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

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諸侯。社稷之守，為公侯。守但

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為公侯而已。』山川之祀者為諸侯，皆屬於王。神與公侯之於也。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

汪芒氏之君守封嵎山者。汪芒，國名。封嵎，山名。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氏，今日

大人。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有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魚僂氏長三尺，短之至也；

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於上館。時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

隼，鳥也，始集，便死。

楛矢貫之石罫，

楛，木名。罫，箭鏃。

其長尺有咫。

咫，八寸也。

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

蕭愼氏之矢。

蕭愼氏之矢也。

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

九夷，東方九種百蠻，夷狄百種。

使各以其方賄來貢

而無忘職業。於是蕭愼氏貢楛矢石罫，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

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括曰：「蕭愼氏貢楛矢。」

楛，箭括也。

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

大姬，武王女。胡公，舜之後。

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

也，故分陳以蕭愼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牘如

也。牘，版也。

之。鄭子朝魯，魯人問曰：「少皓氏以鳥名官，何也？」

魯人，叔孫昭子，少昊金天氏也。

對曰：「吾祖也，我知

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

黃帝，軒轅氏。師，長也。雲，紀其官長，而為官名者也。

炎帝以火，

神農氏也。

共工以水，

共工，窮九州也。

大昊以龍，

包犧氏也。

其義一也。

火師，而火名也。龍師，而龍名也。

我高祖少皓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

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

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

則不能故也。」言不能起遠方孔子聞之，遂見邾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

在四夷，猶信。」邾，小國也。故吳伐邾，季文子歎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吾亡無日矣。孔子稱官學在四夷，疾時之廢學也。邾少昊之後，以其世則遠矣，以其國則小矣。魯公之後，以其世則近矣，以其國則大矣。然

其知禮不若邾子，故孔子發此言，疾時之不學也。

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子貢，時為魯大夫也。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所以聘於王，聘於天子

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

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得其法度也心以亡矣。嘉事不體，聘朝禮，亦嘉事也。不得其體。

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賜多言。」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焉。子遊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司鐸，官名。及宗廟。」以告孔子。

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桓公，僖公。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

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

『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

之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陽虎既犇齊，自齊犇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為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剋而犇，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蚤，何也？』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大火，心星也。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吳子魯哀公十三年。與晉侯會於黃池。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宮侯。伯，方魯谷。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於伯。伯，侯牧也。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有事，祭所以歆吳也。伯名。自襄已來，未之改也。讓，魯義公是也。若其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

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爲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

車士，持車者。子，姓也。鉏，商，名。

採薪於大野，

春秋經，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傳曰西狩大野，今此曰採薪於大野，時實自狩。

鉏商非狩者，採薪西獲麟，麟瑞物，時見狩獲，故經書西狩獲麟也。以，齊之郭外，將以，賜虞人也。

使人告孔子曰：『有麇而角者，何也？』

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

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衾。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

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

其政息。天道敏政，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者，猶蒲盧也。

蒲盧，蜾蠃也，謂土蜂也。取粟而化之，以爲子。爲教化百姓，亦如之者也。

待化以成，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教，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

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重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兄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重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爲之奈何？』厚往而薄來，齋絜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利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任使之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忠信者，與之重祿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餼廩稱事，所以來百工也。餼，餼其多聞，極其事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

『孔子曰：『齋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跲，踈也。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疾；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於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不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不順於親，不信於友矣。順於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於善，不誠於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弗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魄。氣者，神之盛也；精氣者，人神之盛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合鬼神而事之者，孝道之至。學者，敬之所由生也。骨肉弊於下，化爲野土，其氣揚於上，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極，中制。爲，中法。明命鬼神以爲民之則，明命，猶尊名。使民事其魂，禮也。而猶以是爲未

足也，故築爲宮室，設爲宗祧。

宗，宗廟也。祧，遠廟也。天子特有二，諸侯爲始祧爲祧也。

春秋祭祀以別親疎，教民反古復

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焉。

聽，謂慎也。

教以二端，二端旣立，報以二

禮。

二端，謂氣魄也。禮，謂薦黍稷也。

建設朝事，燔燎羶膻，所以報氣也。

謂以燔光取祭脂以合羶香也。

薦黍稷，

所以報魄也。

鬱，香草也。

此教民修本反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

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

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之顏色者，其唯文王與詩

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謂與？

假此詩以喻文王。二人，謂父每也。

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

人，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已至，謂祭事已畢。不知親饗否故哀。

孝子

之情也。文王爲能得之矣。」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

必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駢曳兩服入於廄。』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馬非驟馳騁，朝禮畢矣。馬步驟馳騁，為禮之儀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孔子在衛，味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旣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

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於情性之理，通於物類之變，知幽

明之故，覩游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

若乃窮神知禮，德之盛也。』禮宜為化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

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武仲為季氏廢適立庶，為孟氏所語，出奔於齊。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

不足名也。武仲與邾戰而敗績，國人頌之曰：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使我敗於邾。夫文仲其身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未賢？』立不朽之言，

故以為孔子曰：『身歿言立，所以為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

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展禽，柳下惠。知其賢而使在下位，不與立於朝也。置六關，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

以稅行者，故為不仁。傳曰廢六關，非也。妾織蒲，傳曰織蒲，蒲席也。言文仲為國為家，在於食利也。三不仁，居蔡，蔡天子之守龜，非文仲所有，故曰虛器也。設虛器，居蔡，蔡天子之守龜，非文仲所有，故曰虛器也。縱逆祀，

夏父弗忌為宋人躋僖公於罔公之上，文仲縱而不禁也。祠海鳥，海鳥止於魯東門之上，文仲不知，而令國人祠之，是不知也。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

田，以避其難。武仲在齊，齊莊公將與之田，武仲知莊公將有難，辭而不受也。是智之難也。夫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

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不順不恕為廢適立庶，武仲之所以然，欲為施於季氏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此今

在常當順其事，
恕其施也。

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度事而行，近於智也。爲己不重，爲人不經，君子也夫！』

人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

『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預；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辯，狡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顏回問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蓋慎諸焉？』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御，猶待也。莫之爲也，何居？爲聞者盍曰思也夫？』爲聞盍曰，有聞而後言者而已。

顏回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於爲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相疾，急欲相勸，令爲仁義。小人於爲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樂施爲亂，是以相愛，小人之不能久親也。

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

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叔孫武叔見未仕於顏回。回曰：「賓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也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御狂馬者，不釋釋策也。操弓不反檠，弓不反於檠，然後叫持也。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仁惡士，必近於刑。毀仁者，增德上人也，必主於刑也。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

有？
『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
『子路再拜曰：』敬而受教。
『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
子曰：『不強不達，人不能以強力，則不能自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令而不信，則無可復也。不恭失禮，愼此五者而已。』
『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
『孔子曰：』汝所問苞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於禮也。』

孔子爲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悅，當爲桓子，非康子也。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常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謂在司寇官少日淺。而屈節數矣，屈謂節數見於季孫。

不可以已乎？
『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君聘我使在官，其爲治豈復可大於此者也。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
孔子謂宰子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在於政事莫如應之。』違，去也。螻蛄，蝗也。螻蛄之聲去山十里，猶在於耳，以其鳴而不已。言政事須慎聽之，然後行之者也。

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

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龍宜為響，前後相因也。學焉得習？言不得習學也。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疎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自來仕者無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若人，猶言是人者也。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如魯無君子者，此人安得而學之，言魯有君子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_拭桃，非為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為上盛。菓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為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

子貢曰：「陳靈公宣淫於朝，靈公與嬖，共淫夏姬。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

冀身死之後，紂將悔寤，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姪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辟，邪。其泄冶之謂乎？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容璣，舞曲也。及文馬四十駟，駟，四馬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爲周道遊觀，觀之終日，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膳於大夫，膳，祭肉也。則是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姪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膳俎。孔子遂行，宿於郭屯。師已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請，可以死敗。」謂婦人口請，足以使人死敗，故可出走。優哉遊哉，聊以卒歲。」言士不遇，優遊以終歲也。

澹臺子羽，君子有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子。」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

小人抑人而取勝焉。」

孔蔑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孔蔑曰：「行己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己憂，終日行不遺己患，唯智者有之。」

在厄第二十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藿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吾道非乎？奚爲至於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以吾未智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

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敗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重耳，晉文公也。爲公之時也。子時出奔，困於曹衛。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言越王之有霸心，乃坐也。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也。故何用知其終始，或者，若文公越王之時也。

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穡之爲稼，斂之爲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獲之也。良工能巧，不能爲順；言良工能巧，不能順人意也。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

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顏氏之子！吾亦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宰，主財者也。爲汝主財，言志同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則樂

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曾子弊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賞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卽何稱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子夢見先人，豈或啓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卽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願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入官，謂當官治民之職也。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

孔子曰：『已有善勿專，雖有善當與下共之，勿專以為已有者也。教不能勿怠，怠，言人已過誤，無所已過勿發，言人已過誤，無所失言勿稽；

有人失言，勿稽角之。不善勿遂，已有不善，不可遂行。行事勿留，宜行之事，勿含留滯。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

矣。衆從其政，無違訓也。且夫忿數者，官獄所由生也；拒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

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

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域之中而公治之，大域，猶事較也。精智

而略行之。以情知之，略舉其要而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

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惡，治民無抗揚之惡也。勝之無犯民之言，以儻勝民，言不犯民。量之無俊民

之辭，俊，猶周也。度量而施，政辭不周民也。養之無擾於其時，愛之無寬於刑法，言雖愛民，不可寬於刑法，

安譽至而民得也。君子以臨官，所見則邇，故明不可蔽也，所見邇，謂察於微也。所求於邇，故不勞而

得也，所求者近，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立；凡法象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泉法

而在於內，故不遠而源泉不竭。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言天下之事，皆積聚而成，如源泉之本，非徒不竭乃不寡。短長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

政德貫乎心，藏乎志，刑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民咸自治矣。是故臨官不治，則

亂。亂生則爭之者至，爭之至，又於亂。小亂則爭，爭之甚者，又大亂至矣。明君必寬祐以容其民，慈愛優柔之，

而民自得矣。行者，政之始也。行爲政始，言民從行不從言也。說者，情之導也。言說者但導達其情也。善政行易，則民不怨；

言善政行簡易，而民無怨者也。言調說和，則民不變。調，適也。言適於事，說和於民，則不變。法在身，則民象之。言法度當在身，則民象之。明在己，

則民顯之。若乃供己而不節，則財利之生者微矣。言自供不節於財，財不可供；生財之道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必

簡矣。言徒貪於不得財，善政則簡略而不修也。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也。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納，善言也。言之善

者，在所日聞。日聞善言，可行於今日也。行之善者，在所能爲。故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

也；邇臣便僻者，羣之僕倫也。辭宜爲辟。便僻，執事在君之左右者。倫，紀也；爲衆之紀。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

亂，邇臣便僻則羣臣汙矣。是以人主不可不敬乎三倫。君子修身反道，察俚言而服之，

行則身安譽至，終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

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爲上者譬如緣木焉，務高而畏下，茲甚

六馬之乖離，必於四達之交衢；萬民之叛道，必於君上之失政。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

賤而神。君有愛恩之心感於民，故謂如神。愛之則存，惡之則亡。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臨官，貴而不驕。

富而能供。供宜為恭，古恭字也。有本而能圖末，修事而能建業。既能修治舊事，又能立以業也。久居而不滯，情近而暢。

平遠，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本者也。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

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

則民無怨。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亢揚也。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為，不强民之所不能。

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迎，奉也。民嚴畏其上，而不奉迎其教。篤之以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其

民引而不從。引，弘也。教之以非其力之所堪，則民引而不從其教者矣。若責民所不為，強民所不能，則民疾，疾則僻矣。民疾其上，即

邪僻之心生。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統充耳，所以揜聽也。水至清即無魚，人至察

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優，寬也。柔，和也。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揆度其法，以開示之，使自索得之也。

民有小過，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此死

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蘊，積也。滯。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

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民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

善乎先虛其內。虛其內，謂直道而行，無情欲也。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

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強。言民雖服必以威誓之，非心服也。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者矣。內外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於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

困誓第二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也。敬事君之難也，焉可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也。敬事親之難也，焉可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也。刑，法也。寡，適也。御，正也。文王以正法接其妻妾，至於同姓兄弟，以正治天下之國家者矣。」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於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也。晝，鉤，絞也。當以時治屋也。亟，疾也。當亟乘屋以善治之也。其復當修農播百穀，言無懈怠。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

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則罍如也；廣宜爲壘。罍，高貌。視其高，則填如也；填，在實貌也。

實也。察其從，則隔如也；言其隔而不得復相從也。此其所以息也矣。』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犢、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犢、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違傷其類者也。違，去也。或作認也。鳥獸之於不義，尙知避之，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鄒，作槃琴以哀之。槃操，琴曲名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芸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之人有言曰：『人與己與不汝欺。』言人與己事實相通，不相欺也。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無孝之名乎？』孔子曰：『由！汝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

外行不修，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

外行不修，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

外行不修，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

外行不修，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

外行不修，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

外行不修，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

外行不修，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

外行不修，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

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爲無孝名乎？」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懼也。」

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其誰之子，猶言以誰氏子，謂子路也，雖從我而不知我也。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

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也？」子貢言也。惡何，猶言是何也。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

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俗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夫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巖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不在此三者之域也。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汨之深則出泉，運汨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功雖多而無所意也。恢其志而無不容，爲人下者，當恢弘其志，如地無所不容也。爲人下者以此也。」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日隆頰，河日，上下區平，而長頰頰也。其頭似堯，其頸似臯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

及禹者三寸，壘然如喪家之狗。」喪家狗，主人衰蹙不見飲食，故蹙然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蹙然，是不得意之貌也。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未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爲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又伐樹於宋，孔子與弟子行禮於大樹

下，桓魋欲害之，故先伐其樹也。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鬪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乃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

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之來，喜而於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爲蒲者，衛之所以恃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

「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公叔氏欲灌適他國，故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也。』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本與時孫同時

○者也。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鴈過而仰視之，色不悅。孔子乃逝。行逝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也。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之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樂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以觀也。而上世黃帝之』

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言禹湯以下，不可勝數，乃問上世黃帝，將爲先生老難言之，故問。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

卒采之辯，采，事也。辯，說也。卒，終也。其事之說也。闒忽之意，闒忽，久諱不明。非君子之道者，則子之問也固矣。』固，固

不得其孔子曰：『可也，吾略聞其說。黃帝者，少典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齊

叡莊，敦敏誠信，長聰明，治五氣，五行之氣。設五量，五量，權衡升斛尺丈里步十百。撫萬民，度四方，商度四力，而務安定。服牛

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炎帝神農之後也。三戰而後尅之。始垂衣裳，作爲黼黻，是時

營味草木，仁厚及於鳥獸昆蟲，攷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民賴

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宰我曰：

『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有度。五帝久遠，故用說也。三王邇則有成法度。汝欲一日徧聞遠古

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故敢問。』有所問當問，勿令更宿也。孔

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淵而有謀，疏通以知遠，養財以任地，履時以

象天，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教衆，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陵，南暨交趾，

西抵流沙，東極蟠木，動靜之類，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屬。』底，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之也。宰我曰：

『請問帝馨？』孔子曰：『玄楊之孫，喬極之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以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衷。春夏秋冬，育護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知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龍夔典樂，舜時夔典樂，龍作納言，然則堯時龍亦典樂者也。舜時而仕，趨視四時，務先民始之，務先民事以務始也。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壘所及，莫不夷說。夷平，心說，古通以爲悅字。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有虞舜，孝友聞於四方，陶鯀事親。爲陶器躬捕魚以養父母。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於二女。堯妻舜以二女，舜勸解謀之於二女。叡明智通，爲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堯舊職，躬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夏后，敏給克齊，其德不爽，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度，身爲律。以身爲法度也。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度，身爲律。』
 壘壘穆穆，爲

紀爲綱，其功爲百神主。禹帝水，天下皆平，然後百神得其所。其惠爲民父母，左准繩，右規矩。左右言帝用也。履四時，所行不逾四時之宜。據四海，任臯繇，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序，四極民莫敢不服。孔子曰：

『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悅至矣，予也非其人也。』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戒敬承矣。』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子曰：『吾欲以顏狀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吾欲以辭言取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焉。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各主九十二日也。化生長育，一歲之功，萬物莫敢不成。』其神謂之五帝。』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後世讖緯皆爲之名字，亦爲妖怪妄言。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法五行更王，終始相生，始以木德王天下，其次生之行轉相承。而謬說乃謂五精之帝下生王者，其爲蔽惑無可言者也。故其爲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

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

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木生火，火生土之屬。康子曰：『

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則五行之主

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夫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

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天至尊，物不可以向其號，亦兼稱上帝，上得包下，五行佐成天事，謂之五帝，以地

王者雖號稱帝，而不得稱天帝，而曰天子者，而天子與父其尊卑相去遠矣。曰天王者，言乃天下之王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

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龔工氏之

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各以一行之官，爲職業之事。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

稱五祀，不得同帝。五祀，上公之神，故不得稱帝也。其序則五正不及五帝，五帝不及天地；而不知者以祭禮爲祭地，不亦失之遠矣。且土與水火俱爲五行，是地之子也；以子爲母，不亦顛倒失尊卑之序。

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木

家而尚赤，所以尚也。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木次火而木家尚赤者，以木德義之著，修其母乘其子。夏后氏以金德

王而尚黑，大事斂用昏，大事設昏時，亦黑也。戎事乘驪，黑馬也。牲用玄。殷人以水德尚白，水家尚青而尚白者，避木家之尚青。大事斂用日出，日出時，亦青

大事斂用日中，日中，白也。戎事乘翰，翰，白也。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日出時，亦青

也。戎事乘駟，駟，驢馬。牲用騂，類也，赤。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土家宜尚白，土者，四行之主，王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親於水，色尚白。』土家之所尚白。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勾龍兼食於社，兼，猶配也。而棄爲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於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執轡第二十五

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爲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內史，掌政八柄，及殺事之法，受納以詔王聽治命，孤卿大夫則策命以四方之事，書而讀之。王制祿則書之策，以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

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有天地以為而兆民懷之。歸德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而疑稱之。其民為衆所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若存，其盛以明，察帝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修，民無修，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其為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諛，諛，諛也。莫知念患，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不饗，降之以禍罰，災害並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摠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官治司徒之官以成德，教官所以宗伯之官以成仁，禮官所以司馬之官以成聖，治官所以成聖司空之官以成禮，事官所以成禮，禮非事不立也。六官在手以為轡，司會均仁以為納。納，驂馬。轡，登蹕轎前者。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之戒，以周知四方之法，冢宰之副，故不在其六轡而當納故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

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揔轡，均馬力，齊馬心，迴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六官爲轡，已而與三公爲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仁義禮智信之法也。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家宰治官。以之德則國安，德教成以之仁則國和，禮之用和爲貴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通治遠近，則國平也。以之禮則國定，事物以禮，則國定也。以之義則國義，義，平也。刑罰當罪則國平。此御政之術。過失，人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謂不過，故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飭，謂整頓之也。地而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飢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司勳之職，則大司馬。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其所以爲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

盛則法修，德不盛則飭法與政，威德而不衰。治與政，皆合於德，則不殺。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為有德，能行德法者為有行，能成德法者為有功，能治德法者為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

子貢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天地以生萬物，言受氣」

者分數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

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一主日，日從一而生，日者陽從奇數。日數十，從甲至癸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

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偶以承奇，陰以承陽，辰數十二，從子至亥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

故狗三月而生。斗次日月，故三主斗。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時以次五九四十五，

五為音，音主援，故援五月而生。音不過五，故五為音。四九三十六，六為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

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星二十八宿為四方，方有七，故七主星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為蟲，

故蟲八月而生。風之數寄於八，凡蟲為風，風為主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

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鷺雀入海化為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

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介，甲蟲也。齧吞者入竅而獸生，八竅，鳥獸。齟齬者九竅而胎

生。九惑，人及獸屬。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有角無齒者脂。淮南取此義曰：無角者膏而

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膏，家屬，而脂羊屬。無前後，皆謂銳小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

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諸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

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螾蛤龜

珠，與日月而盛虛。月盛則輝給之屬滿，月虧則虛也。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

細，息土之人美，坳土之人醜。坳，耗字也。息土，細。坳土，齷者也。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

續固不氣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血氣不治。淮南子曰：多力而不弗戾，亦不治之貌者也。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

者勇毅而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

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

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介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也。乾天坤地。殊

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

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

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孔子曰然，子貢治世不待此事，此事之急，然亦各其所能也。周按：然則疑卽一然而一之誤。各其所

能，其疑
作具。

本命解第二十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分於道，謂始得為人。形於一謂之性，人各受陰陽以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有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煦，時轉也。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三年顯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齠；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齠，十有四而化。一陽一陰，奇偶相配，陽數奇，陰數偶。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羣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陰爲冬也，冬藏物而爲化育始。故聖人因時以合

耦，男子窮天數也。極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季秋霜降，嫁娶者始於此。詩云：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也。冰泮而農桑起

婚禮而殺於此。泮，散也。正月農事起，蠶者擾桑，婦體始殺，言未止也。至二月農事始起，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奔者，期盡比月故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如欲使妻歸，當及冰未泮散之盛時。男子

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知可為，知不可為，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也。

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效正夫之聽也。聽，宜為德。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

理者也。為男女長養其理分。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死從子，言無再

醮之端。始嫁言醮，禮無再醮之辭，非無儀，酒食是議。詩云：無爾外之威儀。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

遊庭，夜行以火，所以効正婦之德也。『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也，亂家子也，出有刑人子也，世有惡疾子也，喪父

喪子也；此五者皆不取也。逆家子者，謂其逆德。亂家子者，謂其亂倫。世有刑人子者，謂其棄於人也。有惡疾子者，謂其棄於天也。喪父

長子者，謂其無受命也。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出，無子出，淫僻出，嫉妬出，多口舌出，竊盜出，不順父母出者，其逆也。

。無子者，謂其絕世也。淫僻者，謂其亂族。嫉妬者，謂其亂家。惡疾者，謂其不可供養盛。多口舌者，謂其離親。竊盜者，謂反義其也。

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一也；與共更三年之喪，二也；先貧賤後富貴者，三也。凡此

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服之制有五等也。其義

四時也。故喪禮有舉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所以舉象四時。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母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掩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尊貴尊，義之大也，故爲君亦服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浴，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宜衰不補，墳不修，除服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凡此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治之。故父在爲母齊衰，菴者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卿大夫士也。身自執事行者，面垢而已。謂庶人也。此以權制者也。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禭，悲號，三年，憂哀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

論禮第二十七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居，汝三人者，吾語汝以禮，周流無不遍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如何？」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嚆奪慈仁。」巧言足恭，提給之人，似仁非仁，故曰給奪慈仁。子貢曰：「敢問何以爲中

禮者。』子曰：『禮乎！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領惡而全好者與？』理領子曰：『然！』子貢問何也？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神鬼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辯；以之閨門有禮，故三族和；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敍；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是以宮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物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軾，鬼神得其享，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類百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各得其所，施行之。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也。』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子曰：『禮者，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偃俛乎何所之？譬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以其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失其勢，宮室失其度，鼎俎失其象，物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軾，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百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禘。』

四海。』以爲衆法，無以合衆衆。四大意，所以待賓之禮。其五則靜之威儀也。子曰：『慎聽之！汝三人者，吾語汝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語汝有九，其

四大意，所以待賓之禮。其五則靜之威儀也。苟知此矣，雖在吠畝之中，事之聖人矣。在吠畝之中，猶焉爲聖人。兩軍相見，揖讓而入，

入門懸輿，一也。與，作樂。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二也。下管象舞，夏籥序興，下管，堂下吹管。象，武舞也。夏，交舞也。執籥如

節，序以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四者所以大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五也。旋中

矩，六也。變和中采齊，以爲和之節也。客出於雍，雍，樂曲名，在周頌八也。徹以振羽，亦樂曲名，九也。是故君子無物

而不在於禮焉，入門而金作，示情也。金既鳴，終始者一，故以示情，十也。升歌清廟，示德也。清廟，所以頌

象舞，示事也。凡舞象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夫禮者，理也，樂者，節

也。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謬。詩以言禮。不能樂，於禮素。素，質也。薄於德，於禮虛。非其人則禮不處行。

子貢作而問曰：『然則變其窮與？』言達於樂，而子曰：『古之人與？上古之人也。建於禮而

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達，謂偏有夫變達於樂，不達於禮，是以傳

於此名也，古之人也。言達於樂多，故遂傳各樂。凡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也。』三子者，既得聞

此論於夫子也，煥若發矇焉。子夏待坐於孔子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源，以致「五至」

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是以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志氣塞於天地，行之充於四海，此之謂五至矣。」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之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扶伏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美矣大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吾語汝，其義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至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哀，無聲之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施及萬邦。既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起。」子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濟。』至湯與天心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不違，其聖敬之德，日升聞也。昭假遲遲，上帝是祗。湯之威德，昭明徧至，化行寬舒，週迴然故上帝敬其德。帝命式於九圍。」九圍，天下之

州，九州也。天命用於九州，謂以爲天下王。是湯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觀鄉射第二十八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歎曰：『射之以樂也，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正鵠，所射者也。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的，的實也。祈，求也。言發中智以求飲爾爵也。勝者飲不勝者。

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懸弧之義。『弧，弓也。男子生則懸唯疾可以爲辭也。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牆堵焉。試射至於司馬，使

子路執弓矢，出列延，謂射之者曰：『子路爲司馬，故射至。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先射射

不得入，人已而後而又爲人後，故曰與爲人後也。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先射射

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則在此位。』八十九十曰耄。言雖老而不稱，解道而不亂。蓋僅有存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皆從之。速，召也。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矣。至于衆賓升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賓。記曰：主人獻之於賓，不得爲賓也。下句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篇終，主人獻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終，主人乃獻之是也。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吹南陵白華華黍三。賦之是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終，主人乃獻之是也。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篇終，主人獻也。閒歌三終，乃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合樂二。二，周歌召南三篇也。工告樂備而遂出。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自此至去不復升也。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賓將欲去，故復使一人揚觶。乃立司正主威儀，請安賓也。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脫履升座，修爵無算。飲酒之節，盥不廢朝，暮不廢夕。朝，晨飲。早膳罷。賓出，主人迎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既明，降殺既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子貢觀於蜡，蜡，索也。歲十有二月索。巫神而祀之，今之臘也。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也。』言醉酒也。賜未知其爲樂也。孔子曰：『百日一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古民皆勤苦稼，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得樂之，是君之恩澤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也。」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周人始以日至之月，冬至至』

又祈穀于上帝。祈，求也。為農求穀於上帝。月令，孟春之月，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兼無神冬大郊之事，至於祈農與天

又祈穀于上帝。祈，求也。為農求穀於上帝。月令，孟春之月，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兼無神冬大郊之事，至於祈農與天

又祈穀于上帝。祈，求也。為農求穀於上帝。月令，孟春之月，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兼無神冬大郊之事，至於祈農與天

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

兆丘於南，謂之圓丘之兆於南郊也。然則郊之名有三焉：築為圓丘以象天自然，故謂之圓丘。圓丘人之所造，故謂之泰壇。於南郊在南，說學者，謂南郊與圓丘異，若是則詩易尚書謂之圓丘也。又不通。泰壇之名或乃謂周官圓丘虛妄之言，不通典制。

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滌，所以后稷之牛唯具，

謂祀時牲亦芻之，三月醜天之時款，故唯具之也。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積，實德實掃地

而祭，賞其質也。地，謂丘之地，故掃焉而祭，賞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性也。人之作物，無可稱之，以自然也。取萬物無可以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禴宮，禴宮，父廟也。受祭天之命於祖，而作龜於父廟。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澤宮，宮也。誓命，祭天所行威儀也。王親受之，故曰，受教諫之義。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戒百官也。將郊則供，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報，白也。王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後服裘。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汜掃清路，行者畢止，汜，緇也。清路，以新土無復行之。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以王肅敬事天，故民化之，不令而行之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大裘，爲黼文也，言被之大裘，其有象天之文，故被之道路，至大壇而脫之。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衮以臨燔柴。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祭羣小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大饗，禘祭大王。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祭五帝也。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饗帝，祭天。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治也。凡民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惰，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也。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致仁愛，則服喪恩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言孝子奉祭祀不敢解，與生時饋養之道同之。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殺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殺上之獄，而無陷民之刑。鬪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遺，道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鬪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姻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筭而陷之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

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尚，猶也。申，令其改也。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

喪祭之禮；有犯殺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鬪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姪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止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矣。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飭，整齊也。有坐姪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姪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言其下官不稱務其職，不斥其身也。有坐于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言不請而擅行。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

斥然正以呼之也。旣而爲之諱，所以媿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譴，發也。發，始發也。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摔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求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言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顯五刑，必卽天倫。卽，就也。就天倫，謂合天意。行刑罰，則輕無赦。行刑罰之官雖輕，猶不得作威作福。刑，側也；側，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

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允，適也。隨，附也。怪，過人。罰之必以事，罰當而不與其心。」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深淺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一訊羣臣，二訊羣吏，三訊萬民也。」有旨無簡，則不聽也。「簡，誠也。有旨，不論以爲罪也。」附從輕，赦從重。「附人之非，以輕爲比。赦人之罪，以重爲比。」疑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之。是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其士，遇之塗，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弗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於吏，吏以獄之成告於正。」「正，獄官長。」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外朝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然後乃以獄之成疑于王。王三宥之，以聽命。「君王尚寬宥，罪雖以定，猶三宥之，不可得聽，然後刑之者也。」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巧，毀法令者也。」遁名改作，「變言與物名也。」執左道與亂政者殺，「左道，亂也。」作姪聲，「姪，逸也。惑亂人之聲。」造異服，「非人所常見。」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怪異之伎，可以眩擾人心之器，蕩動也。」行僞而堅，「行詐僞而守之堅也。」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順其非而滑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不聽棘木之下。」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

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賣粥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軍旂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賣成衣服，非修必備，故禁之。禁賣熟食，所以厲恥也。果食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

禮運第三十二

孔子爲魯司寇，與於蜡，既賓，事畢，事賓客之乃出遊於觀之上，觀宮外門闕，周禮所謂象魏也。喟然而歎。言偃侍曰：『夫子何歎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此謂三皇五帝時，道大行也。與三代之英，英秀，謂禹湯也。文武也。吾未之逮而有記焉。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講，習也。修，行也。睦，親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所謂大道，天下爲公。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必不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人。言力惡其不出於身，不以爲德惡也。是以姦謀閤而弗興，盜竊亂賊

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爲己，力則爲人，大人世及以爲常，城郭溝池以爲固，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言用禮義爲之選也。未有不謹於禮。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爲殃。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其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生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其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禮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也。幽厲二王者，皆傷周道也。吾捨魯何適？魯有聖人之風，猶勝於諸國也。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言失於禮，而亡其義。周公其已衰矣。子孫不能行其禮義。杞之郊也爲，杞夏後本如魯，周公以魯非命德，故令杞如焉。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相宋，以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諸侯禮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今使祝嘏辭說徒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言君臣皆當和辭，說之意義也。是謂幽國。幽，敝於禮。醜肆及尸君，非禮也。夏曰饗，殷曰舉，非王者之後，則尸與君不得用。是謂僭君。僭，修之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大夫稱家冕弁大夫之服，孔子曰：天子諸侯大夫冕弁復歸設奠服，此謂不得賜而藏之也。是謂脅君。迫於其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大夫無田者，不爲祭器，今皆不假，故非禮。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二年之喪，與新有婚者，菴不使也。以衰裳

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臣與君共國。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宗廟，而不以禮籍入，所謂諸侯，將舍宗廟，先告其鬼神以將入也。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鼓故夫禮者，君之柄，柄，亦聚持。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傲，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事，民不歸，是謂疵國。是故夫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言所藏於身，不可以假人。必本之天，郊以降命。郊，天以下敬令，所謂則天之明。命教於社之謂效地，所謂因地之利。降於祖廟之謂仁義，奉祖廟親，謂遠親尊，仁義之道也。降於山川之謂興作，下命所謂祭山川者，謂其與造雲雨，作生萬物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下命使事五祀者，以其能為人事之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固也。藏身以此則固。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翫其所樂，民之治也。言聖人常所存處者，禮之次序；當翫樂者，民之治安也。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政用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時及時，天地之所生而師以教之，君以政用之而已，故常立於無過之地。君者，人所則，非則人者也。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君者，明人則有過，為君徒欲明人而已，則過謬也。養人則不足，以時君失政，不能為人所養。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是以禮達

而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人皆愛惜其死，而患其生之無體也。是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大夫有去就之義，未必常死宗廟。其死宗廟者，以權變為也。凡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非意之。非以意貪之，必有數之也。必知其情，從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欲以一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載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月生，而後四時行焉。布五行，知四時，而後月生焉。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月陰道不常滿，故十五日缺。五行之動，其相竭也。竭，盡也。水用事過，則木用事，五用事，更相盡也。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為本。用事者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管，十二月也。一月一管，陽律陰呂，其用事者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五味：酸，苦，鹹，辛，甘。六和者：和之各有宜者。故人多酸，秋多辛之屬是也。冬多酸，秋多辛之屬是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五色者：青，赤，白，黑，黃。學詁曰：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不章，五色得水而章也。故人

者，天地之心。於天地之間，如五臟之有心矣。人有生最靈，心五臟最靈也。而五行之端，端，始也。能用五行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聖人作則，作為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日星為念，月為量，鬼神以為

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天地為本，則陰物包在

於其以陰陽為端，故人情可睹；陰陽為情之始。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四時各有事，故事可得而勸也。以日星為

紀，故業可別；日以紀晝，星以紀夜，故事可得而分別也。以月為量，故功有藝；有度量以成四時，猶功業各有分理也。藝，猶理。鬼神以為徒，故事

有守；鬼神不相干，各有守。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五行終則復始，故事可修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考，成。人情以

為田，故人以為輿，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四靈，鳥獸之長。四靈為畜，則飲食可用。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

四靈。故龍以為畜，而魚鱉不諭；諭，諳也。鱉，潛也。鳳以為畜，而鳥不狘；狘，走飛之貌也。麟以為畜，而人

情不失。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故曰：人情不失也。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繪宣，祝嘏辭

說，瘞，謂祭祀之瘞。繪，謂者增封泰山。宣，謂播宣揚之。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御，治也。事有職，禮有序。先王患禮之不達

於下，故饗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

川，所以懷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義三老在學。王前

巫而後史，卜筮鼓舞皆在左右。王中心無違也，以守至正，是以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

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禮行於祖廟，而慈孝服焉。孝慈之道，爲遠近所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言禮之寶藏。夫體必本於太一，太一者，元氣也。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即上所爲命，降於天地祖廟也。其官於天也，官爲職分也。言禮之職分。皆從天下來也。協於分藝，理藝其居於人也曰養。言禮之於人身，所以養成人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匡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破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之於人，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耨，除也。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焉。義者，藝之分，仁之節，理藝協諸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之者喪。仁者，義之本，順之體，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爲禮而不本於義，猶耕而不種。爲義而不講於學，猶種而不耨；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不穫。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不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不肥。四體旣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而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

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苑，滯也。竝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不開，言有理也。連而不相及，言有益也。動而不相害，此順之至也。明於順，然後乃能守危。高而不危，以守長危。夫禮之不同，不豐，不殺，所以持情而合危也。合，禮安也。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用水，瀆人以時入澤梁，乃既滋；用火，手春焚萊草，孟冬以火田也；用金，以時采銅鐵；用水，斧斤以時入山林；飲食各隨四時之宜。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必當年德，皆所謂順也。用民必順。悅以使民。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出銀釜丹雘之器及象車也。河出馬圖，龍似馬，負圖出。鳳凰麒麟皆在近郊，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及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生能循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冠頌第三十三

鄰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

阼者，以著代也。阼，主人之階。以明其代父。 醮於客位，加其有成。冠於阼若不體，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戶西為客位。 三加彌尊，導喻

其志。發其志，使加彌尊宜敬式。始緇布，次皮弁，次爵弁。 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

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裸享之，禮以將之。裸，灌鬯也。灌鬯，以享神厚獻將行也。 以金石之樂節

也。金石者，鐘磬也。 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卽位，長亦冠也。』孔子

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

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推天子無冠禮，如諸侯之冠，世子之冠，故問之。 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

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亦人君，與天子無異。 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懿子以諸侯無冠，則邾君之冠非也。 孔

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夏之末世，乃造諸侯冠禮。 有自來矣，今無譏焉。言所有從來，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家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周

亦曰：『歲十有二，武王崩，元年六月葬，與此若合符。而其者，橫爲年紀，僂成年少，又命周公，武王崩後五年乃攝政，真可爲冠與痛哉。』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示有君也。

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幼。』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常得民之心也。 遠於年，壽 齋

於時，皆，愛也。於時，不益長時也。 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衰

職，衰職，盛服，有禮文也。 欽若昊天，若，敬，願。 六合是式，天地四方，謂之六合。言爲之法式。 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

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爲賓，無介公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北，其禮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禮，降自阼，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西階，賓也。玄端與皮弁。玄端，緇布冠之服。皮弁，自服其服也。異朝服素畢。朝服而畢，示不忘古。公冠四。公四加冠。加玄冕祭。加玄冕，若祭服。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已冠而饗，既饗與賓幣，謂之酬幣，乘馬，駟馬也。王太子羔子之冠擬焉。王之太子庶子，皆擬諸侯冠禮也。皆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亡古。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其綏也，吾未之聞。言今有綏，未聞之於古，古無綏也。綏，冠之飾也。今則冠而幣之可也。』今不復著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爵，夏收，一也。皆祭服也。三王共皮弁素績。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當所服之冠也。』

廟制第三十四

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於其家，文子名子名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祖宗。祖有幼，宗有德。乃爲親疎貴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

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近爲高祖，下親爲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祧，遠也，親盡爲祧。二祧者，高祖及父母祖是也。享嘗乃止。四時祭也。諸侯立五廟，降天子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祖考廟也。始祖廟也。享

嘗乃止。大夫立三廟，降諸侯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享嘗乃止。士立一廟，降大夫曰考

廟。王考無廟，合而享嘗乃止。祖合於父廟中。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

不變也。自有虞以至於周禮不異，而說者以周有廟，以有文武，故祧當遷者，而以爲文武之廟，或有甚矣，禮典皆有七廟之文，唯毀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所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謂始王者未有始祖，故立四廟。今有虞亦始王者，而既

七廟矣，則毀服小記之言亦妄矣。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

殷周禘，五年大祭而及。應爲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諸禘享皆無廟，郊亦無

，以太祖。故曰：不爲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據后稷而言，殷人不郊，夏人亦無，莫莫以有大功契，既爲太祖之廟，若後郊則莫亦不與與祀典，是以郊莫耳。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諸見祖宗

者，其廟皆不毀。祖宗者，不毀之名，其廟有功者謂之廟，至於周文王是也。有德者謂之宗，武王是也。子羔問曰：「

祭典云：「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

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

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

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弗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憩。』蔽，弗，小貌。甘棠，杜也。憩，息也。周人之於邵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辯樂解第二十五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孔子有所繆然思焉，繆然，深思貌。有所畢然高望而遠眺，眺，見眺。曰：『丘迨得其爲人矣。』迨，近也。黜而黑，黜，黑貌。頎然長，頎，長貌。曠如望羊，曠，用志廣遠。望羊，遠視也。掩有四方，掩，同也。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後周有四方，文武之功也。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拱而對曰：『拱，兩手薄其心也。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

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不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民之財兮。』得其時阜盛也。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

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周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以久，何也？』武，謂周舞，備謂戒，聲聲警於也。對曰：『病不得其衆。』病，憂也。憂恐不得其士衆之心敬者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淫液，欲。周舞備謂對曰：『恐不逮事。』言汲汲欲及此安民和衆事。『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蚤，精備成雖久，至其發作又疾。對曰：『及時事。』言及時事及其時。『武坐致右而軒左，何也？』右膝至地，左膝不至地也。對曰：『非武坐。』言武無坐。『聲淫及商，何也？』言聲欲淫貪商。對曰：『非武音也。』武王之事，不得已爲天下降殘賊，非苟貪商。孔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

曰：「有司失其傳也。」孔子曰：「唯丘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若非有司失其傳，

則武王之志荒矣。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以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

矣而又久，立於綴，何也？」子曰：「居！吾語爾！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而總干而山立，武王

之事，揭持干者山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志在微武亂皆坐，周邵之治。武亂政治，皆坐而且夫武

始成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反，誅紂已而四成而南國是疆，言有南國五成而分陝，

周公左，邵公右。分東西而六成而復綴以崇其天子焉。以象尊天子也。凡衆夾振之，而四伐，所

以盛威於中國。夾武王四面會振威武，四伐分邾而進，所以事蚤濟。所以分邾而蚤進久立於綴，所以

待諸侯之至也。今汝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而反商之政，未及下車，則封黃帝

之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又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

宋，武王伐殷，封其子孫父。武王崩，孫父叛，周公誅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人行商容

之舊，以復其位。商容，商之禮官，其位舊居也。傳說多以商為殷庶民弛政。解其力役既濟河西，馬散之

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桃林，西車甲則斲之，而藏諸府庫，以

示弗復用。倒載干戈，而包之以虎皮，將率之士，使為諸侯，命之韃橐。言所以擊弓矢而不用者，將

，爲之種
深也，
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修郊射，郊有學官，可以習禮。左射以狸首，右射以
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左東學，右西學，狸首騶虞，所爲節也。禘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劍，袞冕之屬，通謂之禘冕。脫劍，解劍也。郊
配后稷，而民知尊父焉。配明堂而民知孝焉。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民知
所以敬親，親耕籍田，所以奉祠祀之盛。六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
而饋，執爵而酌，食已飲酒，謂之也。酌，冕而搢干，位在舞位。所以教諸侯之弟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
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玉貴而珉賤，何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歟？」珉石似玉。孔子曰：「非爲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縝密，緻密貌。栗，擊也。廉而不剌，義也；剌也，有廉隅而不刺傷也。垂之如墜，禮也；禮，尙謙卑。叩之其聲清越而長，其終則絀然樂矣，絀，斷絕貌。似樂之息。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瑜，其中美者也。孚尹旁達，信也；孚尹，旁達，似信者無不達。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精神本出山川，是故象地。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

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

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

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溫柔

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

於樂者矣；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

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

雷霆，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

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

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

此文武之德也。此文武之德也。爲之生夏佐，成中興之功。『矢其文德，協此四國。』

此文王之德也。凡三代之王，必先其令問。詩云：『明明天子，令問不已。』三代之

之德也。

之德也。

有事將至，必先有兆應之者也。

嶽降神靈和氣，生申甫成大功也。

言能蕃屏四國，宣王德化於天下也。

言文武聖德，爲佑周家，天相穆王制詳利，申伯佐宣王成德教。

矢其文德，協此四國，詩云：明明天子，令問不已。三代之德也。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汝！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爲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躬己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民順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以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衆之所以亂也。目巧之室，則有隕阼，言目巧作室，必有隕阼之位。室西南隅，謂之隕阼也。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竝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隕阼，則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亂於席上之次第。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上矣；行而無竝隨，則亂於階塗矣；升階塗無並隨，則階塗亂。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矣。著，所立之位也，門屏之間，謂之著也。昔者明王聖人辯貴賤長幼，正男女內外，序親疎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屈節解第二十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以道濟物，不爲身也。處貧賤之地，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己，其於必達於己，可以

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也。待知己也。求伸者，所以及時也。及良時也。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合義乃行。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爲亂，專齊有無君之心也。而憚鮑晏，鮑氏，晏氏，齊之卿大夫也。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不忍視其受敵。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爲使？』於是子路請往焉，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今子欲收功於魯，實難，若移兵於吳，則易。』田常不悅。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是則大臣不聽令，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鮑晏等率師者破國，則益尊者也。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而與大臣爭，如此，則子之位危矣。』田常曰：『善！然兵業已加魯矣，不可更如何？』子貢曰：『緩師，吾請救於吳，令救魯而伐齊，子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王者不滅國，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齊國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甚爲王患之。且夫救魯以顯名，以撫泗上諸侯，泗，水名也。

誅暴齊以服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吳王曰：「善！然吳常困越，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子待我伐越，然後乃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而王置齊而伐越，則齊以私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絕之名，棄強齊而伐小越，非勇也；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存越示天下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霸業盛矣。且王必惡越，臣請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則實害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吳王悅，乃遣子貢之越。越王郊迎而自爲子貢御，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足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此則破越必矣。且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矣。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矣。事未發而先聞者，危矣。三者，舉事之患也。」勾踐頓首曰：「孤嘗不料力而興吳，難受困會稽，痛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今大夫幸告以利害。」子貢曰：「吳王爲人，狂暴羣臣不堪，國家疲弊，百姓怨上，大臣內變，中胥以諫死，中胥，伍子胥也。太宰嚭嚭，吳王臣也。用事，此則報吳之時也。王誠能發卒佐之，以邀射其志，邀，激其志也。而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

此聖人所謂屈節求其達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若勝，則必以兵臨晉。臣還北請見晉君，共攻之，其弱吳必矣。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弊焉。越王頓首許諾。子貢反，五日，越使大夫文種頓首言於吳王曰：『越悉境內之士三千人，以事吳。』吳王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可乎？』子貢曰：『悉人之衆，又從其君，非義也。』吳王乃受越王卒，謝留勾踐，遂自發國內之兵以伐齊，敗之。子貢遂北見晉君，令承其弊。吳晉遂遇於黃池，越王襲吳之國。吳王歸，與越戰，滅焉。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若能強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孔子以襄公十六年卒，吳以二十二年滅。時吳知已將亡而言之也。

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爲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

數矣。微二吏，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尙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傳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以讓宓子曰：『民寒耕熟芸，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宓子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弊裘，入單父界。見夜斂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斂者爲得，何以得魚卽舍之？』斂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鱮，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鮒，鱮宜爲鮒，新序作鱮，鮒魚之類也。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間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

『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木槨。子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無

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矣，姑已若何？』已姑且也。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

救之，况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為槨，原壤登木曰：『久矣子之不託於音也！』遂

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之隱，佯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屈

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為親也，故者

不失其為故也。』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

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八而髮白，三十一早死。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本可詳。按其年則顏回死時

，孔子年六十一歲，然伯魚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此謂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云：顏回死，顏路請于之車以爲之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爲諛。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

益。顏回爲孔子疏附之友，能使門人益親夫子。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

閔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五十歲，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

冉有，魯人，字伯牛，以德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仕齊爲臨菑大夫，與田常爲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予。』言宰子爲病利。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著名。孔子每詘其辯，家富累千金，常結駟連騎，以造原憲。憲居蒿廬蓬戶之中，與之言先王之義，原憲衣弊衣冠，并日蔬食，既筮食並日而後食也。衍然有自得之志。子貢曰：『甚矣子如何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者，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慚，終身恥其言之過。子貢好販，與時轉貨，販，發舉買賤賣貴，隨時轉作以有其貨也。歷相魯、衛而終齊。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爲性多謙退，故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爲人果烈而剛直，性鄙而不達於變通。仕衛爲大夫，遇蒯瞶與其子輒爭國，子路遂死，輒難。孔子痛之。

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子路，夫子與侮之友，惡言不入夫子之耳。

言偃，魯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時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爲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之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卜商，衛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能通其義。子夏所敘詩義，今之毛詩序是。以文學著名。爲

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尙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

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曰：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爲聖。孔子卒

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寬冲，博接從容，自移居，不

務立於仁義之行。子張不侮，性雖寬冲，故子實以爲未仁。然不務立仁義之行，故子實激之以爲未仁也。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

欲以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

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答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

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資。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爲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以諾爲名，仕魯爲大夫。

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字子羔，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而有法正。少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爲武城宰。

密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歲，仕爲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美之。

樊須，魯人，字子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於季氏。

有若，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爲人強識，好古道。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於朝，閑賓主之儀。

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淨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

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居於衛。

公治長，魯人，字子長，爲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

南宮韜，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污，孔子以兒子妻之。

公析哀，齊人，字季沉，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故未嘗屈節人臣，孔子特歎貴之。

曾點，曾參父，字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

雩之下。」顏由，顏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學於閭里，而受學，少孔子六歲。商瞿，魯人，字

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

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言未能明信此甚意。孔子悅焉。

公良孺，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秦商，魯人，字不慈，少孔子四歲，其父董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

顏刻，魯人，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爲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

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

曰：「詩云：『覲爾新婚，以慰我心。』」安慰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司馬耕，宋人，字子牛，牛爲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行惡，牛常憂之。

巫馬施，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且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於畢，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梁鱣，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冉孺，魯人，字子魚，少孔子五十歲。

顏幸，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伯虔，字楷，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曹卣，少孔子五十歲。

陳亢，陳人，字子元，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待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秦祖，字子南。

奚箴，字子楷。

公祖茲，字子之。

廉潔，字子曹。

公西與，字子上。

宰父黑，字子索。

公西滅，字子尙。

穰駟亦，字子從。

冉季，字子產。

薛邦，字子從。

石處，字子里。

懸直，字子象。

左郢，字子行。

狄黑，字哲之。

商澤，字子秀。

任不齊，字子選。

榮祈，字子祺。

顏噲，字子聲。

原抗，字子藉。

公賓，字子仲。

秦非，字子之。

漆雕從，字子文。

燕伋，字子思。

公夏守，字子乘。

勾井疆。

步叔乘，字子車。

右作蜀，字子明。

邾異，字子斂。

施之常，字子恆。

申績，字子周。

樂欬，字子聲。

顏之僕，字子叔。

孔忠，字子蔑。孔子兄

滾雕哆，字子斂。

懸成，字子橫。

顏相，字子襄。

右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者。

本姓解第三十九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爲王卿士。微子名，子爵。初，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二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於殷後，作微子之命。由之與國於宋，徙殷之子孫，唯微子先往，仕周，故封之賢。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子後，故號微子仲。生宋公稽，胄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爲稱，故二微，雖爲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於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公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爲宋卿。弗父何生送父周，周生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犇魯。防叔生伯夏，夏生叔梁紇，曰雖有九女，是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以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

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大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遂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旣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至十九，娶於宋之上官氏，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先孔子卒。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未知寶貴也，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遂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已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修已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孔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乎無窮。

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告孔子。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

終記解第四十

孔子蚤晨作，起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喆人其萎乎？』頽委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杖？喆人其萎，吾將安放？』法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汝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疇昔，猶近作夜。兩楹之間，毀人所殯，葬而具處於殯處，故自知死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即殷人。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言天下無明王，莫能宗已道，臨終其有命，傷道之不行也。余殆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二矣。哀公誄曰：『昊天不弔，不愍遺一老。』弔，善也。愍，且也。一老，孔子也。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疚，病也。於乎哀哉！尼父無自律。』父，丈夫之顯稱。律，法，言無以自爲法也。子貢曰：『公其不沒於魯乎？』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慤，失志爲昏，失所爲慤。』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

稱一人，非名，一人，天子之稱也。君兩失之也。『既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喪顏

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

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經可也，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

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噲以踈米

三具，日稻，稷，粳。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緝組綬。組，雜色。緝，引帶者。崇

聚象環。崇，崇牙於旌飾也。綢練，以練調漆之紅，此旌桐棺四寸，柏棺五寸，飭棺牆置翬，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披，袵行夾

，崇牙於旌飾也。綢練，以練調漆之紅，此旌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水上，

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為志焉。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

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

奚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夏屋，今之廡，形中高而四方下也。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上雞登

易為功。馬鬣，封之謂也。俗間之名。今徒一日三斬板而以封，板蓋廣三尺，長六尺。斬板，謂斬其縮，三斬上條殺，蓋高四尺也。尚行夫子之

志而已，尚何觀乎哉？』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羣弟子

及魯人處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

正論解第四十一

孔子在齊，齊侯出田，獵田招虞人以弓，不進。虞人，掌山澤之官。公使執之，對曰：『昔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

『善哉！守道不如守官。道為恭敬之道，見君召便往，守官非守召不往也。君子韙之。』是也。

齊國書伐魯，齊國書，齊卿。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禦之，樊遲為右。非不能也，不信乎。言季孫德不素著，為民

所信也。請三刻而踰之，與從要信三刻而踰溝也。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齊軍遁。遁，冉有用戈，故能入焉。

孔子聞之曰：『義也。』在軍能却敵合法義。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

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

無不該，該，包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子。孔

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悅人之有能矣。』

南容說仲孫何忌既除喪，除，父停子之錢。而昭公在外，時為季孫所逐。未之命也。未命二人為卿大夫。定公即位，

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停子病不知禮，及其將死，而臨其子使事孔子。曰：『夫禮，人之幹也。非禮，則無以立。

「囑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學於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傲矣。懲己所病，以誨其嗣，大雅所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夫！言遠其子孫嘉謀，學安敬之道。

衛孫文子得罪於獻公，居戚。文子，衛卿林父得罪以戚也。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延陵季子吳公子札。適

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子巢於幕也。」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

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

己服義，可謂善改矣。」

孔子覽晉志，晉之史。晉趙穿殺靈公，穿，趙盾從弟也。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山，晉之境。史書趙盾弑君。

盾曰：「不然！」史曰：「子為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

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乎？」孔子歎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

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受惡惜也，越境乃免。」惜盾不越境，以免於讎，而受弑君之責也。

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於晉。晉人問陳之罪焉。子產對曰：「陳亡周之大德，武王以

祀女公，而封豕恃楚衆，衆馮陵弊邑，是以有往年之告。昔晉為陳所侵。木獲命，未得晉平陳之成命。則又有東門

靈三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則固不能勝其情，以及其難。孔子讀其志曰：「尅已復禮爲仁，復之於禮，則爲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靈王起華之靈於乾谿，國人預時，遂死焉。」

子革之非左史，所以風也，稱詩以諫，順哉！」

叔孫穆子避難奔齊，穆子，叔孫豹，其兄僂如。淫亂，故避之而出齊。宿於庚宗之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名穆。

子反魯，以牛爲內豎，豎，通內外之命。相家。長途命爲相家。牛讒叔孫二人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

不食而死。牛遂輔叔孫庶子昭而立之。子叔孫。昭子既立，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

亂大從，順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以求舍罪。牛取叔氏部三十邑，以行賂也。罪莫大焉，必速殺之。」遂殺豎

牛。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勞功，不以立已爲功。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直也。昭子有焉。」

晉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攝理。叔魚，叔向弟。理，獄官之名。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弊

其邢獄。弊，斷罪。斷邢侯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問罪於叔向。宣子，晉正卿韓起也。叔向曰：「三

姦同罪，施生戮死也。施宜爲與，與猶行也。行生者之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置直，直，韓起也。紕也。鬻獄，邢侯專殺，

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掠，取善。昏亂也。已惡而以賂求善爲亂也。貪以賂官爲默，默，猶言苟。貪不畏罪。殺人不忌爲賊。忌，畏也。

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掠，取善。昏亂也。已惡而以賂求善爲亂也。貪以賂官爲默，默，猶言苟。貪不畏罪。殺人不忌爲賊。忌，畏也。

夏書曰：「昏默賊殺，昏書，夏家之書。三者宜皆殺也。咎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

於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為末。未薄。或曰

義，或左傳作義也。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諸侯會於平丘，晉人淫務，義者於衛，衛人患之，賂叔向，叔

向使與叔魚，客未追而禁之。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魯季孫見執於晉，晉人歸之。季孫貞禮不肯歸，叔向言叔魚能歸之。叔魚說季孫，季孫懼，乃

歸之。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頗，偏也。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暴衛虐魯，殺三罪，去三惡，加三利也。

殺親益榮，由義也夫。」

鄭有鄉校，鄉之學也。鄉校之士，非論執政，諷明欲毀鄉校。諷，明也。子產曰：「何以毀為？夫人

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若之何其

毀也？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怨。防怨猶防水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

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不如吾所聞而藥之。」藥，療也。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

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晉平公會諸侯於平丘，齊侯及盟，鄭子產爭貢賦之所承，所承之輕重也。曰：「昔日天子班

貢輕重以列，列尊卑而貢，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旬服，旬服，王圻之內，與圻外諸侯異，故貢重也。鄭伯、南也，而使

從公侯之貢，南，左氏作男，古字作南，亦多有作此南，進言之猶言公侯也。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自日中諍之，以至於昏，晉

人許之。』孔子曰：『子產於是行也，是以為國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也。子產，君

子之於樂者，能為國之本，則人樂聽也。且日合諸侯而藝貢事，禮也。『樂，分別賢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

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濡弱，民狎而翫之，翫，易翫。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子

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掠盜，掠，抄。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孔子

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亂於猛，亂，猶。猛則民殘，猛，政殘。民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

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云：『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汙，危也。勞，民人病，汙，民人病，汙，民人病，汙，民人病。惠此中

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毋縱詭隨，詭，人隨人，小人隨人也。以謹無良，謹，小以懲。式遏寇虐，慘不畏

明。』慘，曾也。當用遏止為懲辱之人。曾，不畏天之明道者言威也。紂之以猛也，『柔遠能邇，言能安遠者能安近。以定我王，』以定安王。平

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絀，不剛不柔，絀，急，言得中和。布政優優，百祿是遘。』優優，和。和之至

也。』子產之卒也，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

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
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

晉魏獻子爲政，

魏舒，魏獻子。

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

荀偃滅晉，大夫祁氏羊舌氏故獻子分其田。

以賞諸大夫，及其子成，

皆以賢舉也。又謂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

周有子朝之亂，賈辛帥師救周。

行乎？敬之哉！

毋墮乃力。』孔子聞之曰：『魏子之舉也，近不失親，

子可舉而舉也。

遠不失舉，

不以遠故不舉。可謂美

矣。』又聞其命賈辛，以爲忠。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忠也。

大雅文王之詩，言能長配天命，魏獻子亦能永天命以求多福忠也。

而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鐘，

三十斤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

以鑄刑鼎，

范宣子晉卿，范有銘其刑書著鼎也。著范宣子所爲刑書。

孔子曰：『晉其亡乎？』

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

唐叔，成王母弟，始封於晉者也。

以經緯其

民者也。

經緯，猶織以成文也。

卿大夫以序守之，

序，次也。

民是以能遵其道而守其業，貴賤不懣，謂度也。

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

晉文公既霸，莫敢被廬，作執秩之官，以爲晉國法也。

以爲盟主。今棄此度也，而爲刑

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

兵將聚而徵於書，不復被奉上也。

何業之守也？

兵不奉上，則上無所守也。

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

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亂制，

夷蒐之時，變易軍師，陽廢父爲賈季所殺，故曰亂制也。

若之何其爲法乎？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天子祀天地，諸侯望祀境內，故曰：祭不越望也。

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四水名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乎？不穀雖不德，河非所

獲罪也，遂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楚爲吳所滅，昭王出奔，已

復國者。夏書曰：『維彼陶唐，率彼天常，陶唐，堯。率，循天之常道。在此冀方，中國爲冀。今失其行，亂其紀綱，

乃滅而亡。』謂夏。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言善惡各有類，信出此則在此，以能循常道可也。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婦孺子朝，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已妻之。疾誘其初妻之

娣爲之立宮，與文子女加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孺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

焉。孔子曰：『簠簋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命駕而行，曰：『鳥

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圉也，豈敢度其私哉？』度，謀也。亦訪衛國之難

也。將止，會季康子問冉求之戰，冉求既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

憾，也。銀用之則有名。』康子言於哀公，以幣迎孔子曰：『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

』齊陳恆弒其君簡公，孔子聞之，三日沐浴而適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伐

之。』公弗許，三請。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也，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

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尅也。』公曰：『子告季氏。』孔子辭。不告季氏。退而

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二年不言，言乃雍。』有諸？」雍，敬聲貌。尚書云：言乃雍和有諸也。孔子曰：「胡為其

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歿，太甲聽於伊尹；湯孫，太甲。武王既

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衛孫桓子侵齊，遇敗焉。桓子，孫良夫也。與齊師遇，為齊所敗也。齊人乘之。新

築大夫仲叔于奚以其衆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以邑賞仲叔于奚，于奚辭，請曲懸之

樂。諸侯好懸，軒懸闕一面也，故謂之曲懸之樂。繁纓以朝，以黃金為飾也。許之，書在三官。司徒書名，司馬書名，司空書勳也。子路仕衛，見其

政，以訪孔子。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禮樂之器。名，尊卑之名。君之所

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有器然後得行其禮，故曰：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

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不可止已。」

公父文伯之母，文伯母，敬姜也。紡績不解，文伯諫焉。其母曰：「古者王后親織玄統，統，絛冠垂者。公

侯之夫人加之絺紵，紵，風而上者，謂之絺。紵，冠之上覆也。卿之內子為大帶，卿之妻為內子。命婦成祭服，大夫之妻為命婦。列

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已下，各衣其夫。秋而戎事，烝而獻功。男女春秋，而勤歲事，冬烝祭而獻其功也。男女

紡績，倦則有辟，績，功也。辟，法也。聖王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位，朝夕恪勤，猶恐亡先人之業，

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樊遲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齊廢越通於夫人，鮑牽知之，告國武子。武子召廢越而讓之。廢越告夫人，夫人怒。

國子相孫公以會於諸侯高隨處守，及還，將至開門而索容，夫人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遂別鮑牽之足。而君別之，其為至闇乎？孔子曰：『古之士者，國

有道，則盡忠以輔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

受大刑，是智之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隨日轉，故曰：衛其足也。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使訪孔子。子曰：『丘弗識也。』冉有三發，卒曰：『子

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汝來！汝弗聞乎？

先王制土，籍田以力，田有稅收籍力，以治公田也。而底其遠近，底，平，平其遠近，則十一而中。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有稅，

度其有無，以爲多少之入也。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力作度之事，丁夫召其幼者，或重或輕。於是鰥寡孤疾老者有軍旅之出，

則徵之，無則已。於軍旅之役，則鰥寡孤疾，其幼者，或重或輕。其歲收田一井出獲秉，缶米芻藁不是過。其歲軍旅之歲，一把曰秉，

四黍曰稬，連藁不可分，故曰步衍，十六斗曰庚也。先王以為之足。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施以厚爲德也。事舉其中，

亦以中爲節。歛從其薄，若是其已，丘亦足矣。立十六非。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賦田，將有不足。

且子孫若以行之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又何訪焉？』

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謂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車濟冬涉，是愛而無教也。』

定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富貴世祿之家。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上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者貴於天下久矣。次於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君欲問之，則爲之設席而問焉。八十則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竝，不致與長者並肩也。不錯則隨，錯，虧行。父黨隨行，兄黨隨行也。班白之老，不以其任於路，任

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役，五十始老，不爲力役之事，不爲田獵之徒也。頌禽隆之長者，而悌達乎蒐狩矣。軍旅五什同齒，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矣。夫聖人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於道路，至於州巷，放於

蒐狩，循於軍旅，則衆感以義死之而弗敢犯。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不祥，東益之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求假於田，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已往，君有取，一切不得復言假也。』

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晉文公會諸侯于温，召襄王且使狩于河陽，因使諸侯朝。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靡修』

死不如速朽之愈。」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乎？」夫子曰：「既死而議諡，諡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況自爲之哉？」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犇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毀，失位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騫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馳道，君行之道。所以幣玉，君所祈請，用幣及玉，不用牲也。祭事不懸，不作樂也。祀以下牲。當用太牢者，用少牢。此則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

孔子爲大司寇，國廢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子貢問曰：

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也，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鏤，飾之

朱紘，天子之紘也。紘，旅，施也。樹，脾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反玷。在兩楹之間，人君好會，獻辭，禮畢反爵於其上。也。山節藻梲，節，楛也。楛，刻為山雲。梲，梁上楹也。畫藻文也。賢

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言陋小也。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

難為君。君子上不僭下，下不僭上。」冉求曰：「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於今不

可亡，可謂知禮者矣。」孔子曰：「昔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忌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

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謂祭婦執其功，老婦主祭也。盛於褻，尊於瓶，非所祭也。故曰：禮也者，猶體也。

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於狐貍，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

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道也。其君在

焉者，有詔則無討。」詔，君之教也。有君，則臣無討。

晉將伐宋，使人覘之。觀也。宋陽門之介夫死，陽門，宋城門也。介夫，被甲衛門者也。司城子罕哭之哀。覘者反

言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咸悅，宋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

「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子罕有焉，雖非晉國，天下其孰能當之？」

言雖非有強國者，猶不使天下有能當也。 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也。』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棄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業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張其弓。釋又及，棄疾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輒掩其目，止其御曰：『吾朝不坐，燕不與也。』士軍故殺二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孔子在衛，司徒敬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室中毀竈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躐行，明不復有事於此也，綴是不欲解民矣，毀宗廟，而出行神位，在廟門之外也。出於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矣。』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而東門襄仲卒，王午猶繹。繹，祭之明日又祭也。子由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

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鄉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爲之服，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爲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

齊師侵魯，公叔務人

務人，昭公之子。

遇人入保，負杖而息。

遇，見也。見走辟齊而將入保。疲倦加杖於頭。上，兩手披之。休息者也。保，縣邑小城也。

人泣曰：「使之雖病，

謂時後。

任之雖重，

謂時賦。

君子弗能謀，士弗能死，不可也。我則旣言之矣，敢不勉乎？」

與其隣嬖童汪錡乘往犇敵死焉，皆殯。魯人欲勿殯童汪錡，問於孔子。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殯乎？」

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於諸侯。孔子旣致仕而往弔焉，適於季氏。季氏不經，孔子投絰而不拜。以季氏無，故已亦不成禮。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焉，禮也。」

公父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

無私，上下有章。

上謂夫，下謂子也。章，別也。哭夫晝，哭夫晝夜哭；哭夫與子各有別。

南宮縉之妻，孔子之兄女，喪其姑。夫子誨之，曰：「爾毋從從爾，毋扈扈爾。」從從，高也。扈扈，大也。

無，言其者
無容飾也。蓋榛以爲筭，長尺而總八寸。
者，束髮。束髮垂爲飾者，齊衰之總八寸也。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啓顙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啓顙，顙乎其順也；啓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孔子在衛，衛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也。小子識之！」子貢問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返而虞哉？」返葬而祭，謂之虞也。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識之！我未之能也。」

卜人有母死，而孺子之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而變除有期。」

孟獻子禫，懸而不樂，可御而不處內。子游問於孔子曰：「若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謂加於人一等矣。」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又，復也。言其可
以歌，不復久也。踰月，則其善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生而無以供養，死則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

水，盡其歡心，斯謂之孝。斂手足形，旋葬而無槨，便稱其財，斯謂之禮，貧何傷乎？」

吳延陵季子聘於上國，適齊，於其返也，其長子死於贏博之間。贏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孔子聞

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斂以時服而已，隨冬夏之服，無所加。其壙揜

坎，深不至於泉，其葬無明器之贈。既葬，其封廣輪揜坎，其高可肘隱也。既封，則季子左

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無所不之。」而遂

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

子游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焉。」子游曰：「有亡惡乎齊？」惡何齊，限。孔子曰：「

有也，則無過禮。苟亡矣，則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亡，與其

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

而敬有餘也。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

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之諸野。今於野則已疎，於

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汝

拜之。知伯高而來者，汝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再求在衛，攝束帛乘馬而以

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是冉求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勿除。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望之。』子路聞之，遂除之。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禮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氏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啜之以食而弗殊。君有食族人之禮，雖親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祖禰，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敦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同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於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戚，親也，尊敬君不敢如其親也。

子夏問第四十三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干，盾弗與共天下也。遇於朝市，不返兵而鬪。』於身。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仕

弗與同國，御國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

魁主人，能報之，則執兵而陪其後。』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與？

初有司為之乎？』有司，當職者也。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

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致事，選政於君也。卒哭，止無時之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既虞而卒哭也。大夫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奪

故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老聃曰：「魯公伯禽有為為

之也。伯禽有母喪，東方有戎為不義，伯禽為方伯，以不得不誅之。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

成王嗣立，幼未能莅阼，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

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為子者，然後可以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者，

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凡君之於世子，

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

善者唯世子齒於學之謂也。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臣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則爲臣，居子與臣之位，所以尊君而親親也。在學，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師有父道，成生人者。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一，謂天子也。大善，太子也。世子之謂。聞之曰：爲人臣者，曰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况於其身，子，鄭氏讀知爲迂，寬也，大也。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敢問：『伯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而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言如禮，文意當言姑姊妹而已，妹上長姑字也。子夏問於夫子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二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爲病，君

子不爲也。毀則死者，君子爲之，且祭之沐浴，爲齊潔也，非爲飾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夫子曰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有之而不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爲之宜，故曰我戰則尅，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客不飲而飲。子夏問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而作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外於公，而反爲之服，禮與？」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爲臣。」曰：「所以遊辟者，可人也。」公許。管仲卒，桓公使爲之服，官於大夫者爲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

子貢問居父母喪，孔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情，戚容稱服。」曰：「請

問居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乎書筮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定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喪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爲甚，故弔之。死人卒事也，殷以慤，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耐於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而耐於祖。耐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戚，猶促也。

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子游問曰：『諸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喪其母，其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謂庶子王爲其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如母，始則魯孝公之爲也。』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駟以贈之。子貢曰：『於所識之

喪，不能有所贈，贈於舊館，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之，遇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小子行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爲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止，吾將爲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者出戶，武孫從之，出戶乃袒，投其冠而括髮。子路歎之。孔子曰：『是禮也。』子路問曰：『將小斂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爲知禮，何也？』孔子曰：『汝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事。』質，猶止也。

齊晏桓子卒，平仲蠹衰斬直，經帶，杖以菅屨，食粥，居傍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駭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記者乃舉人避害之辭以辭，而謂大夫士喪父母有異亦怪也。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歷級，躡足。躡，足也。

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

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兆，姦也。為姦之兆，臣也。乃止。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友衛

齊豹見宗魯於公子孟縶，孟縶以為參乘焉。及齊豹將斂，孟縶告宗魯使行。宗魯曰：「

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僭，不信，使子言不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以事周子，而歸死

於公孟可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宗魯皆死。琴張聞宗魯

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也，汝何弔焉？君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病

於回，回，邪也，不以利故病於邪也。不以回事人，不蓋非義，蓋，掩也。不犯非禮，汝何弔焉？」琴張乃止。

郈人子蒲卒，哭之呼滅。舊說以滅，子蒲名，人少名滅者，又哭名。其父不近人情，疑以孤窮，自謂將亡滅也。子游曰：「若哭其野，孔子惡

哭野者，哭者聞之，遂改之。」

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

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人之欲供先祀者，言欲留不改嫁，供奉先人之祀。請無瘠色，

無揮涕，無拊膺，揮涕，不哭，流涕以手揮之。拊，猶撫也。膺，謂胸也。無哀容，無加服，有降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

孔子聞之曰：「女智無若婦，男智莫若夫，公文氏之婦智矣。剖情損禮，欲以明其子為

令德也。』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瞶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則矣。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子宰問於孔子曰：『始死之設重也，何爲？』孔子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綴，連也。殷人作主而連其重，懸諸廟也。周人徹重焉，周人作主徹重而請問喪朝，喪將葬，朝於廟而後行焉。子曰：『葬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故至於祖考廟而後行，殷朝而後殯於祖，周朝而後遂葬。』

孔子之守狗死，謂子貢曰：『路馬死，路馬，常所乘馬。則藏之以帷，狗則藏之以蓋，汝往埋之！吾聞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無使其首陷於土焉。』

公西赤問第四十四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老而致事者，死則從其列。』

公儀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檀弓謂子服伯子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

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昔者文王捨伯邑考，伯邑考，文王之長子也。音考。文王亦立子而不立孫也。而立武王。微子

捨其孫臚，立其弟衍。』子游以問諸孔子，子曰：『否！周制立孫。』

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

同穴。」自周公已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有以間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

從魯。』遂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

弗識也。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堂形四方，若高者。又見若坊者矣，坊形旁殺，平上而長。又見若覆夏屋者矣，又見

若斧形者矣，吾從斧者焉。』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虞，門人後，雨甚至。墓崩，修之，

而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對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云，孔子泫然而流涕，曰：

『吾聞之，古不修墓。』及二十五月而祥，五日而彈琴不成聲，十日過禫，而成笙歌，于孔

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

大祥二十五月，禫十日，喻月而欲。

士子聞諸？孔子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虎出，曾參問曰：『語之何謂也？』孔子曰：『已則喪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孔子衰服，陽虎之言犯禮，故孔子答之，以示不非其言者也。

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竿也。』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矣。夫以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也？』子游問於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乎？不仁，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乎？不智，不可爲也。凡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謂槨之無緣也。而瓦不成膝。膝，銳也。琴瑟張而不平，笙篳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簠簋，簠，可以盛饗也。簋，可以盛饗也。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於用殯也？』殺人以從死，謂之殯。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偶，木人也。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爲芻靈者善矣。爲偶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

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

孔子嘗奉薦而進，魯，秋祭也。其親也，慤也。祭親之奉薦也，慤實也。其行也趨，趨以數。言少威儀也。已祭，子貢問曰：

「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焉。」止。威儀容也。今夫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孔子曰：「濟濟漆

漆者，容也，遠也。言賓客既遠之容也。漆漆者，以自反，謂安辭之容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神明之及交？

必如此，則何濟濟漆漆之有？反饋樂成，進則燕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於是君子致其

濟濟漆漆焉。夫言豈一端而已哉？亦各有所當。」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逮昏未明也。終日不足，繼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

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事，任也。偏任也。其為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於戶，堂

事當於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質明，平明也。孔子聞曰：「以此觀之，孰為由也而不知禮？」

衛莊公之反國，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臯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

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欲其事事一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

祊之於東市，朝於西方，失之矣。」

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

齋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齋而一用之，情一而用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康子往焉，側門而與之言，內皆不踰闕。側門，於門之側而與之言。

言不外身不踰門限門。文伯祭其祖悼子，康子與焉。悼子，文伯始祖。進俎而不受，進俎，康子而徹俎而不與燕。徹俎，而後，而

不與，致燕之坐。宗老不具，則不繹。繹，又祭。宗老，大夫家臣也。與祭祖及宗族之事各不具，不在。繹不盡飫，則退。飫，厭神不盡厭飲之禮而去也。孔子聞之

曰：『男女之別，禮之大經，公父氏之婦，動中德趣，度於禮矣。』中意之趣，含禮之度。季康子朝服以綰。

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

朝服以綰，備宗禮也。孔子惡指斥康子，但言諸侯之禮而已。而諸侯以皮弁以告朔，卒然後朝服視以朝，朝服明不用綰。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再版

新式
標點
孔子家語

標點者 朱 益 明

校閱者 惟 公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 健 人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一册定價八角

